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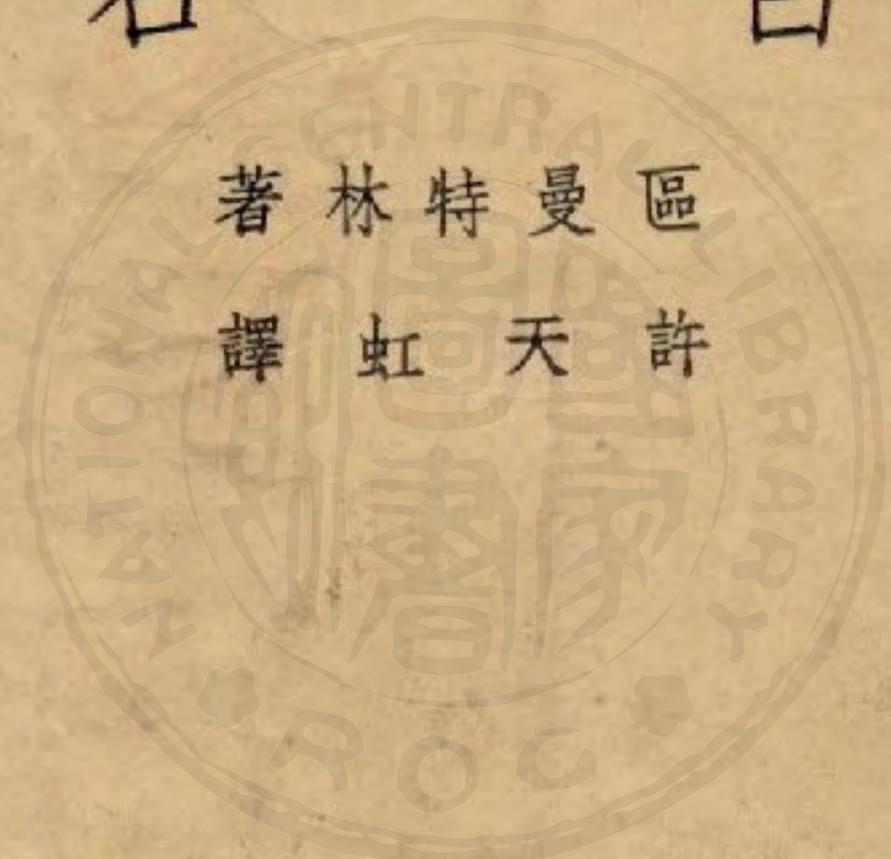
翻 譯 小 文 庫

第 三 種

石 白

區 曼 特 林 著

許 天 虹 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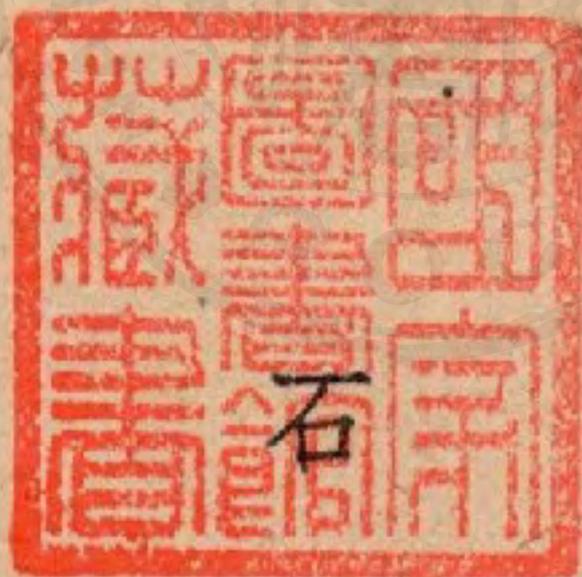
翻譯小文庫

第三種

區曼特林著

許天虹譯

白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8585  
37



國家圖書館



002432669



三等車廂中。只有上層的舖位朦朧地被燈光照着，上面坐着、躺着一些人。時有一個人頭從黑暗中浮現出來，立刻又消失了。在過道上站着、一個男子。他是高而消瘦的，沉默着。

閒暇的談話正在車中進行着。

第一人：（他在舖位上用肘支撐着自己的身體，但並沒有張開眼睛來。）

我無法告訴你們，他們在那邊賺多少錢……天哪，那真可驚哩……唔，我簡直沒法告訴你們，該死的……！

黑暗中發出來的聲音：可是，究竟多少呢？告訴我們。

第一人：（又躺倒了）你可以自己來看。

活潑的談論立刻開始了。

許多人的聲音：這是真的——十七，二十個盧布一天——是的，

我有一個親戚——這是真的——他現在哪裏呢？我正要去看他。當然去囉——唔，我正在去。

黑暗中的聲音：（淹沒了其他的聲音）你幹嗎要這樣嚷呢？如果他不是在撒謊，那當然是真的。

第一人（重新撐起上半身來，眼睛依舊閉着）唔，那有什麼呢？

黑暗中的聲音：你管着你的打鼾吧。不要發火，你將損害你的消化了。

全場沉默。有一個人不入調地用口笛吹着幾節：“Toreador” 聲音又從

黑暗中發出來了。

一個年青的、差不多孩子似的聲音：我並不想多少……我

二十盧布，只要有十個我就覺得很好了。

另一個聲音（平淡地）你多麼笨啊！

年青的聲音：（不理會地）老實說，我是情願每天工作十八小時的。

過道上的男子：（突然轉過身來）你可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十八小時一天你這鄉下佬……

突然喧囂起來了。

許多人的聲音：這頂高帽子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一定自以為是很了不得的。近來有很多像他這一類的人，在各處嗅着喂，

伙伴，鄉下嗎——那不是養活我們大家的嗎？

過道上的男子：（譏嘲地）再說下去，再說下去，你儘管說好了，我

不介意的。（他隱入了黑暗中，開始繆索地弄着他的紙張。）

年青的聲音：這兒的夜是多麼奇妙呀。一顆星也沒有。其實是沒

有什麼夜的。天黑的時間不到半個鐘頭。你以為怎樣，為什麼

是這樣的？看哪，黎明來了！主啊，主啊……

第一人：（依舊閉着眼睛）是夜半呢！太陽立刻就要起來了。怎樣的一個地方啊！

年青的聲音：哦——哦。太陽在昇起來了……

又是沉默。過道上的男子突然歌唱起來了。將要唱完時，那「第一人」在他的舖位上坐了起來，兩腳下垂着。他向窗外望着。等那只歌唱完時，他就回過頭來望着那歌唱者。

第一人：你在哪裏把這只歌學來的？

● 稍有地理知識的人都知道，在「北極圈」附近的地方，夏季差不多是沒有黑夜的；在「夏至」前後，竟可以在半夜裏看到太陽。——譯者。

過道上的男子一聲不响。

第一人：你沒有聽見呢，還是裝作沒有聽見？

過道上的男子：我裝作沒有聽見。

第一人又躺下了。

車裏已差不多完全亮了。窗外可以看到一片淡綠色的天空。機車的聲音時

時飄送到過道上來；在靜默中可以隱隱地聽到一只手風琴的音樂。

年青的聲音：我並不需要多少；家裏的人都在做工。去年春天，他

們請我加入集體農場。該死的，我們都是木匠，我們全體都是。

我的祖父是木匠。我的父親和叔伯們都是木匠。就是我們的婦女，也做木匠工作的。

第一人：呀！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很能幹的小夥子呢。

年青的聲音：（熱情地）人家聽說我們的婦女也做木匠，有時候

都很驚奇。老實說，雖然我們是有姓有名的，他們却稱我們爲木匠，只是木匠。

第一人：想想看，有些人多麼會撒謊！

年青的聲音：（愉快地）不，我從來不會撒謊的。我現在有兩間房

子；其中之一，九呎闊十一呎長，完全是我的母親和老婆自己造起來的。當然囉，有時候我也去敲幾只釘，但大部分是她們自己幹的。爲什麼我要撒謊呢？你可以去問隨便哪一個。

第一人：唔，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過道上的男子：（譏嘲地）那末，就你的家用而論，你已經超過你

所需要的了？

年青的聲音：我的生活確是很舒服的，只是我沒有田地。我飼養

着小雞。木匠的職業是跟賅田地一樣好的。可是我拋棄了牠。

天哪，假使我真能得到二十個盧布一天！如果我推却了，那是

多麼笨啊？

過道上的男子：你不是要想得到你的一份利益嗎？

年青的聲音：聽着，老傢伙。如果我不去，別人也要去的。你明明知

道我們是怎樣的人。

他從下層的鋪位上爬起來，顯露了出來，原來是一個高大的，闊肩的，漂亮的

漢子，生着濃密的叢髮和亞歷山大二世式的鬍髯。

年青的聲音：到處進行着這麼多的建築事業。你簡直想像不到。

現在是謀生的時候了，如果你要謀生的話。你有什麼意見呢？

過道上的男子：（並不作答；他恬靜地唱起來了）

啊，我答道，

我久已做了浮浪漢，

記不得

何處是我的故鄉。

此刻天已大明。過道上的男子走到窗口去；他的朋友跟着他。

過道上的男子：他是豬糞木——匠……狗生的！貪圖工錢者，他

和他的小雞！他是一只豬糞，鼻子還插在豬槽裏，所以自然不能抬起頭來看到天空了。

他的朋友：我們都是人……都是凡人，不是嗎？

過道上的男子：（興奮地）不！你看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夜半剛剛過去——太陽已在照耀着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太陽，那怕在克里米亞。（高傲地）假使你不能生活在這個地方，你還能生活在哪裏呢？

他的朋友：（企圖用同樣的聲調說）我真的該爲了四盧布四十戈比而在普鐵洛夫廠裏工作嗎？主啊，不要讓我們受誘惑。

過道上的男子：（抑制着自己）你沒有明白。這個區域是很富饒

的，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地方。我生平讀過不少的小說，我相信這地方是跟美國一樣的人可以在這兒像一個神仙，像一個帝王似地生活着。我告訴你，我要爲自己挖出一塊地方來，黏住在這兒。拿你的生命來打賭，我要這樣幹的。

他的朋友：（似乎在回憶着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等到『五年計劃』告終的時候……但牠什麼時候才告終呢？

過道上的男子：（並沒有聽他朋友的話，用一方白手帕一個一個地揩着自己的手指）這兒有這麼多的地方……是這樣的寬暢，人無論如何也不會迷失的。只有真正的賤胎和浪費者才會在這兒找不到工作……

火車緩下來了。太陽照射到車廂裏來，過道上和人們身上佈滿了光明。許多人躺在鋪上睡着。手風琴的聲音愈來愈清楚地從窗裏傳進來。一羣遊覽者在窗外經過。可以聽到一支憂鬱的、熱情的歌曲。『過道上的男子』目送着那羣遊覽者。

奧巴欽斯基是一個有發明的天才的能幹工人。他曾三次因發明而獲得獎勵金。也許你還記得，他們曾在報紙上稱讚其開動曳引機的新設計的，那就是他。誰能計算，在奧巴欽斯基的『六弦琴』出現以前，曾經扭傷了多少的手腕？現在，就是一個小姑娘也能開動那倔強的機器了。

在『分速器』上的小齒輪的鑽鑿法中，奧巴欽斯基也有他的一份功勞。車床被揩乾淨了；工場裏的垃圾被掃除了；廢料被利用起來；鍛鐵工場中很輕易地製造出小齒輪來了。奧巴欽斯基高傲地感覺着自己的價值。他不跟一般人結交。如果不是爲了長途寂寞，他決不會跟這名叫錫特爾金的人談天的。『我們都是人：：都是凡人：：』『呸，他知道得很多哩，這哲學家！』

奧巴欽斯基回想着自己的一生，非常詳細地：牠展開在他面前，彷彿是躺在他的手掌上的許多向日葵子。他不能夠抱怨牠的單調或沉悶。不，他希望每一個人能過這樣的生活；雖然這樣的生  
活並不是每一個人所能過的。就是此刻，他的皮夾裏也還藏着從

戰士的呼聲上剪下來的一條很有意味的新聞。那是陸軍總司令所發佈的一道命令，宣告他——安得烈·奧巴欽斯基——爲大衆革命的英雄。

這是真的。他在出去偵察時受了襲擊。他盡力抵抗，直到他的同伴們都被砍成了碎片。他被槍斃了，被拋入了郭貝河中；好像命中注定似的，這條河在這個地方要算最險惡。他的行刑者回到了村子裏去，得意洋洋地歌唱着。

『但是他們不能這麼輕易地結果我的……我不願白白地被浪費……』奧巴欽斯基曾經說過。

他行刑時會有人親眼看見。所以，在擊敗了那些白黨以後，他

的同伴們爲他們的隊長建立了一道紀念碑。

就在郭貝河在那裏怒吼着的峭壁下面，一只長橈被漆成了紅色，把他們的領袖奧巴欽斯基的名字刻在上面。沒有什麼可說的，你簡直不能稱牠爲真正的紀念碑。

可是，在六個月之後，當奧巴欽斯基形容憔悴地重新出現在這個深可紀念的村子裏而走到河濱的這只長橈前面時，他幾乎哭了。他在那裏讀到了他的名字和年月日，而——我再說一遍——幾乎哭了。這是沒有什麼稀奇的，不過他並不是那種會爲了細事而煩惱的人。

他始終沒有入黨。

「我戰鬥得跟無論哪一個黨員一樣勇敢，我並不吝惜我的熱血。我要一張黨員證來幹嗎呢，那是隨便哪一個無賴都可以取得的？」他是這樣想的，他不願注意他的朋友們怎樣驚異地聳聳肩，用手指輕輕地敲着桌子。奧巴欽斯基自以為（而且以為這是很正當的）他流了血，就無可爭辯地獲得了跟旁的人過兩樣的生活的權利。他覺得過一種受人指導的生活是需要太少的技能了，他絕沒有想到他周圍正在進行的事情。所以，他把他的生活好像一枝快槍似的擱着，一刻也沒有卸下刺刀或放鬆皮帶。他只願對他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的事物負責。

因此，當他的名字被登記在那些將要派遣到史達林格勒的

曳引機工廠去的人們的名冊上時，奧巴欽斯基立刻就跑到廠內的勞動組合委員會那裏去。

「你把我當作一個浪費者嗎，所以你沒有跟我商量就要派我到別處去？」

他好像一個慣於得到答復的人似的提出了這個質問。他注視着廠內的勞動組合委員會的主席。奧巴欽斯基已跟他認識了很久，但此刻他對他仔細看了一下，他才明白這個人是多麼的疲勞。拿這個無聊的事來打擾他是不應該的。不過，奧巴欽斯基自以爲也很了不起。

「我工作得跟無論哪個一樣的努力。我也有一點自尊心；你

不能夠這樣對待像我這樣的人……」

他莊嚴地走出來，用他那燙得很平的手帕揩拭着兩手。

他沒有到史達林格勒的廠裏去。

現在，當奧巴欽斯基想要解釋他這顯然違反自己的利益的行動時，他竟迷惑了。使他拒絕的究竟是什麼呢？

是不能不離開列寧格勒，親屬們，那些不相識的人嗎？不，這些不能作為他的解釋。只有懦夫和無賴才能這樣解釋他們的行動。

## 三

安得烈·奧巴欽斯基在一個發出新鮮的木料氣味來的車站上下了車；車站裏的那些黃色板壁上還在滲出金黃的一顆顆的松香來。後來，他又看到了許多這樣的建築，因為這個城市發達得比美國的無論哪一個更快。但在此刻，這個都市中人却被這一點印上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一個新的火車站，那些乾淨新鮮的板

壁的裂縫中還在滲出松香來。

他摘下了一顆松香來，若有所思地用兩個手指捏着牠，於是提起了他的小皮包來。錫特爾金跟在後面。但是安得烈不願對他講話。他開始在那些動搖不穩的木板鋪成的人行道上走過去，這些木板陷下去，滲出了一種濃厚的白色泥漿來。

就在人行道上，到處生長着樺樹。但是怎樣的樺樹啊！非常奇特的；牠們生長得跟地面這麼接近，就是三歲的孩子也很容易抓到那些枒枝。這兒四周有很多的孩子。在遠方，在那蔚藍的、點綴着不少大松樹的山坡上，可以看到許多白色的『營帳』，那是供新來的移民作臨時住所的。

安得烈後來才知道，這個『白石』城的人口每天平均要增加一百人左右。他們怎麼能爲這麼多的新來者預備寓所呢？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搭蓋『營帳』——可以收容上百人的大而低的帳幕。

最初奧巴欽斯基遠遠地望見了那些『營帳』：牠們的耀眼的白帆布和窗上的雪亮的雲母觸目地突出在山坡上。孩子們和成人們已經在活動了。從四面八方傳來了斧頭的丁丁聲，電鋸的吟哦聲，和滾動的小車的軋軋聲。唔，這很像克朗達克呢，奧巴欽

● Klondyke 北美洲阿拉斯加附近的金礦區域，發見於前世紀末葉。

——譯者。

斯基暗想，他記起了一本已忘却一半的書裏所描寫的景象。

錫特爾金急匆匆地跟在後面，不住地講着話；但是奧巴欽斯基却無心去聽他，因為他覺得他的伴侶是不能夠了解那些正在這兒發生的大事的。

這城市位置在一個山谷中，周圍的低低的羣山上還籠罩着積雪。成千的小川在陽光中閃爍着，歡欣地奔流到那白石湖裏去。湖水因春季的融雪而很混濁，但那些污黑的水中却倒映着羣山——奇妙的山……非常像日本的畫片中的那些山。

『富士山呢，』奧巴欽斯基喃喃地自語道。平時他很愛吹法螺，說他讀書讀得怎麼多，但是此刻他却只是想着那座名山吧了，

並沒有什麼自負的意思；他高興地想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地方而沒有一個人知道牠們或對牠們發生興味。

他路過時撫摩着一顆幼稚的樺樹，摘下了了一個飽綻的嫩芽來，（雖然這時已是六月末，列寧格勒的野櫻花早已開放了）他捏碎了嫩芽，嗅着那濃烈的香氣。這使他記起了蒸溜過的酒精的氣味。

兩人站住在一道咆哮着的激流旁邊，錫特爾金輕輕地嘆着氣，罵着人——他那沉重的箱子已在逐漸使他感到斤量了。雲頭開始從對岸的那些山峯上捲過來，慢慢地在山坡上滾下來。牠們是這麼的低，好像你伸出手去就可以抓到牠們似的。牠們佈滿了

那些綠色的斜坡，遮蔽了那些灰色的小川。流水的聲音淹沒了斧鋸的鏗鏘聲，馬的嘶號聲，以及那毛虫似的曳引機的怒吼聲。

在下面，在相距約一百公尺的下流，許多女子正在水中跳來跳去。她們好像水獺似的在橫在河中的木頭上躍來躍去：她們是在洗衣服。

在上面，沿着河岸，展延着一條鐵道。

奧巴欽斯基用一個征服者的貪婪的眼色看着這一切——這征服者不知從什麼地方來到了一個沒人接觸過的世界中。

他們被指定住在一所大的寄宿舍裏，這寄宿舍的窗戶正對着一座小松林。在那些樹林間可以看到白雪。六月的太陽正在溫

暖着那些窗戶。從外面街道上，可以聽到隱約的聲音。安得烈輕蔑地向四周一望。陌生的人們伸直着身體，躺在那些板鋪上。這新來者吃了一驚；他的心中似乎發生了一種悔恨之情。

可是他並不屈伏。他摔去了什麼人放在他的床鋪上的一雙靴子，試了一試他的皮包上的鎖，就把牠放在床橫頭。

其他的人坐在、躺在四周，或是睡着。從一只遠遠的角裏，傳來了六弦琴的感傷的音調。有些人在門牌，嘈雜地在一只橈子上擲骰子。

『這太可怕了……』奧巴欽斯基看着他的環境，不滿意地想。他似乎不能在這兒久留。你想，一個第六類的裝配工人，普鐵洛

夫工廠中的一個最優秀的工人，曾經有過很好的差使，高雅的寓所，和有價值的朋友的，竟落在這個洞裏了。

沒有一個人注意這新來的人，即使當他推開了窗戶而高聲地說得全房間的人都可以聽見的時候：

『無論什麼人都不許關這扇窗。有些人喜歡過豬獯似的生活……』

新來者的挑撥的聲調並沒有引起那些『老資格』的惱怒：他一想到這事實，獲得了幾分安慰。

平靜下來後，他就想到吃飯問題了。錫特爾金對於這些事是有一種特別靈敏的嗅覺的，立即就帶他到那有種種氣味的食堂

裏去。牠當然是很醜的，但這沒有關係。這兩個朋友注意到了坐在隣桌的一個紅頭髮的小個子。他只有一只眼睛，其餘的一只用一片皮革遮蔽着。在談話時，他用手指敲着桌邊，跟他所說的話毫不相干地笑着。

奧巴欽斯基輕蔑地微笑着。他不喜歡古怪的人或無聊的白晝做夢者。

『你已經吃好了，離開你的座位，把牠讓給別人吧，』他粗暴地命令道。

那一只眼睛的人——他名叫伊普斯太西夫——立即在他的椅子裏旋到了旁邊去，繼續惱人地敲着桌子。

他並沒有喝醉。直到此刻，奧巴欽斯基還沒有在此地見過一個醉漢。這也許是偶然的事。無論如何，在奧巴欽斯基看來，這城市是可疑地清醒的。

工人們在街道上急匆匆地走着；他們有時候也罵人，很嘈雜——但這不過是一種康健的興奮吧了，很容易解釋的。

在奧巴欽斯基看來，此地似乎缺少着一些什麼。難道一塊新的領土正在由一些人格上毫無瑕疵的人們開闢着嗎？這是不可能的。那末，是什麼呢……？

## 四

第二天早上，奧巴欽斯基跑到信托局的職業介紹所去。他被派在肥料廠工作。

『你說你從來沒有做過配合的工作？』經理問道。『從普鐵洛夫工廠來的人都是這樣的。』

他那詼諧的態度彷彿在說，『你不能把無論什麼強加在我

身上。』實際上，廠裏一個裝配工人也沒有，正在非常需要配合的工人。

風在那尚未完成的大廠屋裏吹進來。牠從鷹架上和鋼骨水泥的拱廊裏吹下來。至於所謂『配合工人』——這不過一個名義吧了。你不能不做種種的事——卸下曳引機拖車上的貨物啊，標明安設基礎的地點啊，運送沉重的鉛管和各式各樣的廢物啊。這就是給他這『征服者』做的差使……

他覺得他從來沒有陷在這麼臃腫的地位。他一向做着他們喜歡做的事，可是這兒却有古怪的事情發生了。例如在那滾輾機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啊？他們在裝置這機器上所化的時間，你簡直可

以著作一部書。

工程師郭洛斯珂夫是一個新從列寧格勒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出來的青年。他並不指示什麼。他們胡亂地配合那滾輾機，希冀能得到最好的結果。他們所有的時間很侷促。這工程師好像一個魔鬼。他丘八似地罵人，不管什麼人在面前。信托局的指導員不敢去干涉他和他的工作，雖然他顯然是很想加以干涉的。

『終於弄好了！』一天郭洛斯珂夫喊道，同時退後幾步，解開了。他的熟皮掛子，這掛子已有好幾處撕破了。

他此刻才看到這機器是裝置得合式了。一面極大的鼓，鼓邊上有一個很大的洞，可以容最大的人爬進爬出。那些橋礮似的架

子，莊嚴美麗地站着，這些巍峨的架子，那面鼓本身的直徑有兩人高。你可以把牠想像作一個橫臥着的巨人，手脚都被縛着。

『天殺的！再過兩星期左右……』他得意地撫摩着那美麗的冰冷的金屬。『現在我要走開一兩天了。第一，我要去睡一覺。』

當發電廠的汽笛叫時，郭洛斯珂夫和奧巴欽斯基離開了肥料廠的大門。鷹架依舊遮掩着牠那苗條的，堅定的輪廓。淡灰色的水泥牆壁，隱約地從那些污黑的木頭和粗糙的木板中間露出來。

『我們將拆掉牠，我們將拆去一切……』工程師確信地說，並不顧到脚下的泥漿。『牠一旦哼起來時，就將像普鐵洛夫工廠那樣地哼着……』

奧巴欽斯基記着，對於年青人是應該特別原諒的，所以就容忍了這句話。像普鐵洛夫工廠，哼……

他們在路上遇見了幾個人。

「唔，弄得怎樣了？」

「哦——哦！」郭洛斯珂夫答道；「今天我們已把第一座機器弄好了。這是我的助手，奧巴欽斯基同志。」

「那末，不久就可以開工了？」有一個人問道。

「但是運輸方面呢？」工程師苛刻地問。「假使本來每天有  
三架曳引機的，他們只給你兩架。其中有一架一定要立刻出毛病，  
攔在汽車房裏的。」

「昨天他們把我的工具都丟在倉庫裏。那曳引機駕駛員被派遣去搬運木頭了。這不是發痴嗎？」

「怠工，」奧巴欽斯基提示道。

「原來他們派遣他去搬運木頭去了，是嗎？」郭洛斯珂夫苦笑。『真是木頭……』

郭洛斯珂夫和奧巴欽斯基走進了一所標準住宅的門廊，靠身在欄杆上。在欄杆下面，奔流着那條河——安得烈初到的一天曾在牠邊上停留了許多時候的那條河。

「你看，沒有一個人想到去利用牠……」工程師沉思着說。『想起來是可怕的，五年以後此地將變成怎樣的景象。我願受重

罰，如果這條河不在最近的將來被人設法加以統馭的話。他們在泰利克河上和達爾雅河上消耗了這麼多的墨汁；可是這條小河實在比牠們更重要百倍。你聽見牠在怎樣怒吼嗎？」

他誇張着牠的吼聲，彷彿這是他的河似的。他把腳邊的一塊圓石子踢了一腳。石子從門廊的階級上滾下去，一直向前滾去，不知道滾了多久。牠究竟落在哪兒，郭洛斯珂夫和奧巴欽斯基都不知道。

「你看見嗎？」工程師與高采烈地喊道。「不，親愛的，我們總要弄你到手的。而且多麼……？」

「非常美妙的地方……」奧巴欽斯基說着，摸出了一塊乾

淨的手帕來，照着他的習慣仔仔細細地揩着他的一個一個手指。



## 五

算是一個『助手』，奧巴欽斯基自由地在廠內四處走來走去，注意到了仍在這兒流行着的凌亂無序。可是他却不願意去干涉什麼。郭洛斯珂夫已被召到列寧格勒去了。

從國外輸入的機件出了一些毛病，但這必須等他回來後自己來看。這是他做工程師者的職務。

錫特爾金在汽車房裏工作，雖然他的手段並不高明，他却已昇任爲高級裝配工人了。

「你連舔真正的高級裝配工人的靴子的資格都沒有，」安得烈輕蔑地說，心中對他的朋友的昇級暗暗地感到不平。

「唔，我們現在所賺的工資很不錯，」錫特爾金說道。「我們賺八個盧布一天，如果不發生什麼障礙，我們可以賺到九個盧布。」

奧巴欽斯基很想答道，對於錫特爾金就是三個盧布也已經太多了；可是他不願意發脾氣。

痛感着他那雙能幹的手正在被浪費着，安得烈就跑去見經

理。他並沒有奉召，他是不拘小節的人。

他把各種證明文件擺開在那蓋着玻璃的桌子上——這些文件證明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完人，一個『工人發明家』和積極的社會工作者——問道：『假如一個人是自告奮勇地跑來，出於他的自由意志來做事的，你將用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他？』

『你以為應該怎樣呢？』經理答道。

『七個盧布一天。你喜歡這個嗎？跟流氓同住在一個收容所裏。你喜歡這個嗎？而所派的差使是適於給最壞的浮浪漢作的。我要在此地工作。我究竟能不能得到一個機會來運用我的技能呢？』

他在桌子上擊了一拳，一邊收集他那些證明文件，一邊提出了他的條件來：（甲）合於他的特長的工作；（乙）至少十五個盧布一天；（丙）一間獨人的房間。

「你的特長是什麼呢？」

「無論什麼，一切都是。」安得烈高傲地答道，同時又在桌子上擊了一拳以加重他的語氣，並用另一只手揮舞着他的白手帕。

「我有上千種的特長。只要讓我離開現在的差使就得了。」

經理撫摩着自己的下巴，點燃了一支香煙，最初很想請安得烈也抽一支，但隨即改變了心思，把他的香煙盒子放回在衣袋裏了。

「你是否因偶然貪圖工錢而被普鐵洛夫工廠開除的？」他突然問道，同時警告地對安得烈微笑着。「不要嘗試來對我扮演老軍人。我們也是從那邊來的，我們是從第二工兵隊來的。」

奧巴欽斯基憤怒了。誰曾經從哪裏開除過他？他突然漲紅了臉，安靜地坐倒在一只椅子裏。

「這兒是用不到什麼廉價的煽動演說的，」他說道。

「這並不是什麼煽動的演說，」經理帶着摯誠的鄭重說道。

「一個人從普鐵洛夫工廠到此地來，他希冀些什麼呢？」

「什麼呢？」

「爲什麼……？」

短時間的沉默。奧巴欽斯基的心情古怪地被擾亂了。鬼知道他有什麼事應得害羞。可是他卻不能夠站起來就走。

『那末，你沒有什麼給我嗎，是不是？』最後他說道。

『你跟其餘的工人是完全一樣的。有些工人比你還要好些

——但是你看看他們看……』

這天晚上，奧巴欽斯基直到很夜深的時候才回家。他走到河邊，沿着鐵路任性走去。石子在他的腳下鬆動了，滾到鐵軌下面去。他繞過了鐵路工人遺留在那裏的一輛救險車，不知所之地向前走去。鐵路穿過了一個小樹林，爬上了一座佈滿銀色的蘚苔的山坡，於是在許多惡臭的、低濕的沼澤中間通過。

在遠方躺着一個雛形的城市。一只揚聲器在一株高大的松樹上嚷着。在樹下的一張桌子周圍，坐着一羣從事新的建設工作的木匠。熱的蒸汽正在從那些銅鍋子裏昇起來，引誘人的香味鑽到了安得烈的鼻子裏。

木匠們生平看到的事很多。這些人顯然並不以他們周圍正在進行着的事情或他們正在做着的事情爲怪。

安得烈很想跟他們坐在一道，盡情地暢談一會兒。但是他記起了火車上的那番談話，而且他覺得他似乎看到那同一的木匠

——那在家裏養小鷄而聲音像孩子的有鬍髭的人——正坐在桌旁，在一盆熱湯上燙着他的嘴，着力地吹着氣。

和平和安靜統治着這山谷。一堆野火在沼澤附近冒着烟。一只狗坐在近旁，對烟抬起着牠的鼻子。奧巴欽斯基不甘心地旋轉了身子，重新走回來。

當他走近寄宿舍時，他聽到了一些聲音從附近的濠溝那裏傳過來。他站住了傾聽着。錫特爾金正安坐在那高高的斜坡上，哼着一只歌曲，一邊把他的背磨擦着那些白堊土。他的四周圍繞着好幾個臨時的工人，大家都在門牌。他們嘈雜地把他們的牌丟在一塊平坦的石頭上，那些由銅幣、銀幣和紙幣合成的賭本，放在他們旁邊的一只帽子裏。

無論哪裏的情形顯然都是這樣的——那些征服者過着一

種自由自在的、樂哉樂哉的生活。奧巴欽斯基一聲不响地旋轉了脚跟，向寄宿舍走去。難道這種生活，這條濠溝，這種無聊的賭博，是他那不安靜的天性所尋求的嗎？

在遠處，他可以看到一個穿白衣服的婦人，正在她家的門廊上用勁洗刷一個布筭。

在遠方，可以聽到隱隱的隆隆聲；他們正在用炸藥來開礦。迴聲在整個窄狹的山谷中響應着，每隔若干時復作一次。

『我不能夠這樣生活下去，』安得烈大聲喊道，以致自己也吃了一驚。他閃避在一旁，讓那毛虫似的曳引機駛過去；牠那寬闊的拖車上載着一只生鏽的汽鍋，不住地震响着。

湖畔的發電廠的聲音，尖銳而刺耳。從南方來的工人——也許是從他來自的列寧格勒來的——抑低了聲音歌唱着……

北極的白夜——夜半正在迅速地臨近，但奧巴欽斯基依舊坐在離寄宿舍約三十步路的一個樹樁上。那些門牌的人似乎使他意識到了自己的地位。不，他並不是這種人。他不像錫特爾金那樣，對於所遭遇的事漠不關心而毫不顧忌。

『但我究竟是什麼呢？』他嚴厲地自問道。

在革命前，他有一個自己的工場。只是一種很小的事業，甚至於學徒也用不起一個；雖然如此，他却是他自己的老板。不錯，正是這樣——老板兼僕役。他一直這樣生活到一九一五年，這一年他

就被徵發去作戰了。

『我就這樣錯過了結婚的機會……』他朦朧地想。

上帝哪，他吃了多少苦頭啊！他可怖地被撞來撞去。他看見過怎樣的景象啊！

『我是不堅定的……小蒲爾喬……』

他突然用一種堅決的聲調故意大聲地對自己說了這幾個字。他回想到他跟列寧格勒工廠裏的委員會主席最後一次所作的談話，就開始覺得自己的臃腫了。

『我是在一個沒人居住的島上嗎？』

他想像着那些放在樹下的桌子，那坐在一張桌旁的聲音像

孩子的有鬍髭的木匠，那道旁的濠溝，那些門牌的人……

『但願這一切都滾牠的蛋！』

第三班築路的工人打他旁邊經過：他們的鋒利的鐵鎗在夕陽中發着閃光。他的手錶上指着十二點一刻。太陽正站在最高的糖塊似的山峯上；炸礦的聲音隆隆地從山坡上滾下來；腳下有一種新鮮的木片的氣息；什麼鳥兒在矮樹林中歌唱着——一切都跟他在書上讀到過的完全一樣。

當奧巴欽斯基習慣了他那不舒適的寓所，而自知不能不——至少是暫時——留在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就開始觀察他的

周圍和寄宿舍中的其他住戶了。

不過他是一個高傲的、自大的人，對於大多數人都感不到什麼興味。他們在早上很早的時候出去做工，晚上回來時在途中的什麼地方吃了飯，一到家立刻就睡覺。他們睡得很熟；他們在睡夢中呻吟着；有時候他們會跳起來，咕咕啾啾地弄着那用鏈條繫在熱水桶上的洋鐵杯子，解開了他們的襯衫上的領頭，於是，穿着全身的衣服，甚至於靴子都沒有脫掉，又倒臥在他們的小床上了。當然囉，他們只是些剛從鄉村中來的臨時工人；奧巴欽斯基不能希冀他們更好一些。

彷彿命中注定似的，他在火車上遇見過的那個不快意的、不

肯多講話的人，伊格洛夫也在這兒做工。他顯然把安得烈記得很清楚，可是却一聲不响，這使安得烈非常快活。無論如何，先進行的却是奧巴欽斯基。當伊格洛夫照着日常的习惯，走出去抽煙時，奧巴欽斯基就跟了他出去。伊格洛夫是愛好在露天抽煙的。

他穿着一條鼯鼠皮的褲子。牠已經褪了色，膝部已磨得發亮了。他的脚上穿着一雙草鞋。他的吊褲帶沒有繫上，在他的臀部周圍擺動着。

『夜……』奧巴欽斯基躊躇不決地開口道。『這是他們所謂夜呢。』

他茫然地指點着空中。這『夜』確是很奇妙的，牠更像陰暗

的正午時分。

工人總監督恰巧在路上經過，他的脚把那些散佈着的瓦礫踏得吱吱作响。他經過時對他們看了一眼。於是，顯然是記起了一件什麼事，他跨上了階石來。

「我剛才從局裏回來，」他開口道，同時坐倒在欄杆上，從伊格洛夫的煙蒂頭上點燃了他的香煙。「剛才到汽車房去看了一下；那些司機都喝醉了。我去看了，雖然不用說，這實在是運輸部主任的職務。他們正在經常地狂飲。」總監督笑了一聲，繼續愉快地說道。「他們正在經常地放蕩。運貨車中央放着一只橈子，那些司機坐在四周的邊緣上，正像在「消夏花園」裏似的，十分莊嚴堂

皇地碰着他們的杯子。」

「在那裏有這麼一個狗兒子。那個高等裝配工人自稱是從普鐵洛夫來的，」他又用出乎意外的力量說道。奧巴欽斯基知道他說的是錫特爾金。「一句話說完，明天我們只好踢出兩三個人，叫他們滾蛋。」

他暫時住了口，用手指滾弄着他的香煙，於是又懇切地、沉吟地說道：

「是的，我要踢出他們。可是誰去工作呢？」

「他們是應該踢出的，華西里·安東諾維支，」伊格洛夫堅決地說。

他們倆似乎是相熟識的。奧巴欽斯基在以前却沒有覺察到。『是的，他們應該踢出，一點不錯，』華西里·安東諾維支茫然地表示了同意，同時捏碎了香煙蒂頭，把牠丟在草裏。

三人都默不作聲了。

『原來是錫特爾金，』安得烈想道。不知怎樣，他覺得很悲傷，彷彿將要被趕走的是他自己似的。『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從哪裏趕走過我……』

這天就寢以前，他去散了一會早步。在路上，他遇見一個年青的臨時工人，正在企圖弄直他那彎曲得非常厲害的鐵鏟來，這鐵鏟顯然是受了一下可怕的打擊或被什麼很重的輪子滾過了一

道，才會彎曲得這樣厲害。那個少年正在用盡全身之力，舉起這鐵鎚在一塊大石頭上敲擊着，使牠迸出了一陣陣的火星來。這個方法有沒有什麼効力，是很可疑的。老實說，牠分明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牠將把接筭處弄壞而使鐵鎚脫落；無論如何，這樣對待一件工具總是可恥的——竟把牠當作一段木頭都不如。

他轉身走回來，遇見伊格洛夫正坐在寄宿舍外面的一段樹樁上，恬靜地抽煙。

『你們這裏還有多少的半開化精神呀……那些傢伙竟不知道怎樣保護一柄鐵鎚，雖然這是簡單不過的事。但是從這樣的人那裏，你能希冀些什麼呢？』安得烈的聲調很嚴峻，他一邊說一

邊揩拭着他的靴子。

他覺得伊格洛夫的微笑含着一些譏諷的意味。

「沒有一只鳥兒是孵化出來就羽毛豐滿的。要創造一個世界，必需種種的人物……」

奧巴欽斯基並沒有理解伊格洛夫的全部意義。直到後來，他躺在床上時，他才記起了那總監督華西里·安東諾維支，他那有雀斑、有紅毛的兩手和他那不安靜的微笑。

「你不能够安安靜靜，」奧巴欽斯基稱贊地自言自語道。

「唔，對於這兒的工作進行狀況，這完全是好的。」

他立即想到了錫特爾金，就用肘支撐起上半身來，向他睡的

地方一望。錫特爾金的床鋪上並沒有人。

『狗兒子！從幾千哩外到此地來——他們帶了些什麼來呢？』

他甚至於因為錫特爾金就要被開除而感到快活了。

『如果你有什麼要求，你儘可以跑去要求。如果你的工錢太少，你可以努力把牠弄多來。盡你的力做去，只是不要拋荒你的職務或放棄你的責任。』這本是奧巴欽斯基想要對他說的話。可是錫特爾金的床鋪却空着，上面並沒有睡人。

這決不是征服新地方的方式。

『你在緊要關頭毫無用處。你正像一個馬克諾的匪徒；你只

是跑來跑去搜劫財物，而把牠們裝在你的車子上。但是這些贓物由我們負擔着呢……』

奧巴欽斯基茫然地點着頭。他轉身向着牆壁，就睡去了。

那工人總監督在寄宿舍外面經過，大聲地對他的同伴講着話。如果奧巴欽斯基沒有睡着，他就可以聽到這些話：

『是的，汽車房裏十分混亂。那裏有一個人，我注意着他——一個十足的魔鬼。』

發電廠裏用以報告時間的鐵條，現在正在敲着。一共敲了十二下。

華西里·安東諾維支的沒得休息的一天告終了。

## 六

第二天，回到宿舍裏來吃飯時，奧巴欽斯基看到那女當差手裏拿着一只藍信封。

『請你跳舞點給我們看，不然這封信不給你，』她快活地喊道。

安得烈不願意開玩笑。他抓住了那女人的手腕，奪取了那封

信。牠是列寧格勒工廠裏的勞動組合委員會的主席寄來的。

『此地有許多人以為你是一個不明白勞動大眾的工業化事業的貪圖工錢者，當你拒絕前往史達林格勒的廠裏去的時候。可是當我們知道你已經去幹一種更小的差使時，不滿意的空氣就減弱了不少，雖然我覺得你沒有跟我們的曳引機廠裏的黨部或勞動組合團體商量而逕自去選取了一種小差使，乃是小蒲爾喬的無政府行爲。』

雖然仍有不滿意之情，可是你已證明你並不是一個背棄者——我承認，我個人始終深信你不是這樣的人——而

現在你該在突進的建設工作上創立一個很好的榜樣了，好叫他們知道：作爲社會主義競爭和突進工作的領導者的普鐵洛夫勞動者，究竟是怎樣的。對於像你這樣有專長的人，這是特別適用。

如你所知，我們正齊眼埋在工作中。有幾個少年每天工作十六小時至十八小時之久，這當然要妨害他們的康健的。我們老實告訴他們，作爲一個紀律上的問題，吩咐他們去休息一會兒。這就是現在的情形，親愛的安得烈·伊利支呵。你有很好的頭腦，可是也有很難對付的脾氣——不過這是可以加以矯正的；我相信我不會錯誤吧，如果說我們的普鐵洛

夫先鋒隊是不會把我們遺棄在困難中，而會一直在最前綫的……」

安得烈把最後幾句話重讀了一遍。他感到了一種奇妙的暖意。沒有一個人曾經這樣地寫信給他。這表示他常在他的同志們的記憶中。他們正在注視着他……懷抱着希望和得意而注視着他。這是無足輕重的小事嗎？

他鄭重地摺好了信，就去上工。那女當差快活地、羞澀地看了他一眼，就讓他走過去。他用手輕輕地在她的頭上撫摩了一下，微微一笑，露出了一排金牙來；自從白黨の間諜把他傷害之後，他不

得不鑲上金牙，那些間諜們對於布爾雪維克黨人的牙齒是絕不輕饒的。

在肥料廠門口，安得烈看到華西里·安東諾維支正在用一條木片來刮去靴子上的污泥。

『哈囉！』他好像老朋友似的招呼着奧巴欽斯基，同時拋去了手裏的木片；『唔，你的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安得烈謙虛地跟他招呼，把那封信遞給了他。那總監督開始讀牠時，臉上帶着輕視的譏笑神情。但當他讀下去時，華西里·安東諾維支的譏笑神情就逐漸消失了，他慢慢地把他的便帽推到了腦後去。

『是的……』這是他那使人失望的安靜的評語；『我們正要幹這種突進的建設工作。』超突進，『我得說。』

這樣就完了。安得烈所希冀的並不止這一點。他氣憤地拿回了那封信，把牠放回在衣袋裏。

可是不久他就忘了這次會見。他滿意地把那封信讀了好多

遍；每讀一遍就覺得更了解自己了。被賞識總是一個人的悅意的經驗，他此刻正在享受這種經驗。那一次，他們在軍隊中的報紙上談到他時，他也很高興，因為那是當時的大事——不是每天都有一個人這樣被槍斃的。但這次却有點不同……這是這樣的安靜

……這樣地充滿着關切和友誼——以前有那個曾經這樣對他

講話呢？

第二架滾轆機正在裝置中。奧巴欽斯基已在老練地幹着他的工作；當郭洛斯珂夫不在時，那些工人就來向他請示。他很易於理解複雜的機械的結構，不管那對他是多麼的陌生：因此他進行得很順手。他正在帶着一種厭煩——甚至敵意的神情配合那滾轆機。『唔，鼓面在這兒，佈滿着好像精選出來的鈕扣似的鉸釘；能容人鑽進鑽出的洞在這兒；而製造廠的商標在這兒。』

一切都在恰當的地位。

但是他不能夠忘記那封信。

『你是不是因爲貪圖工錢而被普鐵洛夫工廠踢出來的？』

當他回想到這句侮辱的話時，血液都湧到他的面部來了。

「哪個踢出過我？」他高聲說道，一邊拍着藏着那封信的衣袋——這是最強有力的反證。

在這件工作完成以前，郭洛斯珂夫火急地回來了。他臉色蒼白，眼光焦灼，有時候戰慄着，好像正在傷寒病後的復元期間似的。

「我不能不同時顧到各處，」他絕望地訴苦道，一邊用袖子揩着他那乾燥的前額。「這是不可能的。這部機器一裝置好，我又要走了。我已忘記了睡覺是什麼……」他一路搖擺着，顛躓着，由那帶着工具從莫曼斯克來的配合工人陪伴着。

放工後，安得烈走到湖濱去。在這種天氣，坐在湖濱看着那些

快活的綠水，是很愜意的。當經過火車站時，奧巴欽斯基看到了那聲音像孩子的有鬍鬚的木匠。他提着一只圓籃，其中充滿着咯咯作聲的小鷄。這木匠只注意着小鷄；他正在溫柔地微笑着，撫弄着牠們，輕輕地、親愛地拍着那只籃子。

「終於得到他的心愛物了，這無賴，」奧巴欽斯基帶着一種鄙夷的歡快想道。他加緊了脚步，回轉頭去望那木匠。

走到湖濱後，安得烈坐倒在一段一端浸在水中的木頭上，脫掉了他的靴子，把他的兩腳放在湖裏。他覺得一股冷氣好像浸潤燈芯的煤油似的昇上來，抓住了他的全身，他就咬緊了牙關抵禦牠。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得到這樣的信的，』他滿意地想，雖然他不能夠了解那工會主席爲什麼要寫信給他。

突然，他想到錫特爾金也許已收到了一封相似的信，就嚇了一跳。

他把兩腳從水裏拖起來，開始穿上靴子去。他胡亂地繫着鞋帶，笨拙地拉着牠們的金屬箍，以致他的靴子吱吱地叫起來了。

於是他走了，還時時回過頭去望着那這麼恬靜地躺在羣山中間的白石湖。

## 七

這該死的地方發生了一些古怪的事。有一天，使安得烈非常驚異的，工人總監督召了他去，請他坐在自己的靠手椅裏，一邊打開一盒什麼人替他從南方帶來的宋亨煙來，一邊竭誠地說道。

『請用吧，汽車房主任同志。』

在最初一瞬間，安得烈不理睬這句譏嘲的話；於是他縐着眉

頭，直視着華西里·安東諾維支的臉。

『是的，是的，是的，』華西里以同樣令人惱怒的譏嘲聲調繼續說道：『你得緊緊地羈勒着他們，把各處收一收緊……』

奧巴欽斯基覺得受了侮辱。他拂去了膝上的香煙灰，就站起來要走了。鬼知道他在玩着什麼把戲，這總監督。他召了安得烈來，只是爲要在他身上磨礪自己的機智嗎？這樣的總監督，要來幹嗎呢？

『我還沒有吃飯，我並不是來聽你說笑話的，』安得烈嚴厲地說。

『你說的笑話指着什麼？』華西里·安東諾維支問道，並沒

有放棄他原來的聲調。『這是信託局的命令……』

說着，他把那件淡藍色的命令交給了奧巴欽斯基，命令上寫着奧巴欽斯基的名字。

『把這事情接管起來。你得排除那種遊擊的活動，你知道。這不是美國的什麼金田。牠更像是勞動大眾的家……』

現在，他的聲調中已沒有譏嘲的意味了。看起來，他實在是認真的。

『唔，大概我將要從這裏搬到列寧格勒去了，』安得烈似乎漠不關心地說。

『這麼快就對我們厭倦了嗎？』總監督譏刺道。

『唔，是的，我實在厭倦了。』

『不要久留得使人討厭你。』

奧巴欽斯基不能再忍受了。他跳起來，走到華西里·安東諾維支面前去，憤怒地提高了聲音說道：『人類的精力就是這樣被浪費掉的！』

『牠絕沒有被浪費掉，』總監督鎮靜地答道。『主要的事，是你接管後，你當用全付精神注意着汽車房和曳引機廠的情形。你得知道牠內部的一切。』

『我不願意接管什麼。』

『因為，』總監督繼續說道，『此地有一大批騙子和貪圖工

錢者。你得放進些新鮮空氣去。」

『他要像一只猛犬似的咬住我……』奧巴欽斯基暗想。他覺得不能不接受那無法避免的事，就逐漸定下了心來。他拿起那件命令來，用鉛筆在關於他的那一部分周圍畫了一道綫，簽了字，拿了一把好煙，就離開了辦公室。

他回到肥料廠裏時，第二班配合工人早已來上工了。安得烈站住在門口，覺得心中很難過；愛情，似乎在臨別時才會發生。沒有多久以前，他是勉強地厭惡地到這兒來的；而現在，他站在那裏，似乎戀戀不捨地對他的老差使告別。

他走近了那班正在裝置馬達上的推進齒輪的工人。齒輪上

佈滿着油污，散放出一種特別的、塞悶的氣味來。

馬達一裝好，肥料廠就會活動了。但是他們必須準備好，用那些礦物去供牠輾軋——那些美麗的白石，用發亮的烏黑的火藥炸開來的。遠遠地望過去，牠們是灰色的，好像兔子皮一樣。牠們佈滿着淡紅色的紋路，很美觀，很值得加以仔細研究的。

奧巴欽斯基挺直了他的肩膀。這工廠將照着他所計劃的發達起來。再過幾天，牠的心臟就要跳躍起來，流貫着生氣了。在湖上，將响澈着一種堅定的、沉着的吼聲，牠將淹沒那發電廠的嗚嗚聲。

直到此刻，他還沒有遠望過這工廠。現在他就走出了大門，爬到鐵路隄上去，眺望着那些發亮的廠屋：牠們一所高一所地站在

湖濱，雖然忙碌，樣子却很愉快；一排排的窗子，放射着火焰似的光彩。

唔，他現在走了，並不是一去不復返的。他將有充分時間到這個地方來盡情地欣賞這工廠。他很願意這麼做，因為那些差不多等於廢物的貧乏的礦苗，將被轉變為有十足價值的原料，而將要幹這件事的就是這個工廠。

但想到這裏，奧巴欽斯基記起了他跟華西里·安東諾維支的談話，這又擾亂了他的心緒。惶惑不安地，他朝着俱樂部走去。他在很久以前就想到那裏去的，因為他實際上並不是一個性情乖戾的人；反之，他沒有人間的友誼是不能過日子的，雖然他老是提

防着突然的輕浮的情感。

他走到閱覽室裏去。其中並沒有報紙雜誌。實在，這閱覽室是設備得很不週到的。人們坐在桌子四周和窗檻上。有許多人的帽子上閃耀着礦工的護目眼鏡（防碎屑飛入眼中的。）

一個帶着金邊眼鏡的老年人正在演說。他做着手勢，猶豫不決地講着話，彷彿不十分明白他應對聽衆講些什麼似的。

『在大戰前。那是怎樣的呢？德國人使用着一百七十公斤的磷酸肥料。收穫當然很好。而俄國呢！——他屈着食指得意揚揚地宣佈了這事實——『只有七公斤！這就是說，每一百公畝只有十七磅半。你看，這簡直在餓着我們的土地……』』

老人咳了一聲，吐了一口痰在他那鑲黃邊的手帕裏，又揩了一揩他的眼鏡。

『現在呢……』他繼續說，一邊疑惑不決地窺視着聽衆，『我們面前擺着一個問題，你們知道，那就是重整我們的農業。我們的礦有在這裏，』（他用手指指點着最近的人的胸膛，）『牠們必須拿充分的磷酸來供給我們的田地。想想看，上千萬的金錢爲了這而流到國外去。只要想一想，誰獲得了利益……』

他又對他的手帕裏吐了一口痰。

『結果，我們的活動將在外國貨幣的消費上造成一種節約；這是不用說的。用着我們自己的原料，我們將強迫我們的土地生

產出三倍的糧食來。而且——我們的磷酸將成爲世界上最便宜的，我們將把牠們輸往國外……』

說到這裏，他指點着窗外。

『西方各國將購買牠，因爲我們的比北美洲的好，比摩洛哥的好。是的，同志們，我並不是在說笑話，我們實在擁有着比他們更多的無水燐酸鹽。同志們，我並不是演說家，我是一個地質學家，不過我很願意來幫助你們了解爲什麼我們大家在這兒，爲什麼我們在消耗我們的精力……』

奧巴欽斯基抱憾地望着那演說者。他很惋惜，他沒有聽到前半篇演說。

直到他差不多走到自己的寄宿舍裏的時候，奧巴欽斯基才又想到他的新職司。明天，他大概要跟錫特爾金明說了。唔，他，安得烈·奧巴欽斯基，很知道在這種場合該怎樣應付的。

伊格洛夫正坐在外面抽煙，並在對什麼人講話。

『那末，你明天就召集局務會議，是嗎？』

『好的，』另一人表示了同意。

伊格洛夫伸了一個懶腰，整理着他的吊褲帶。

安得烈開始對他們講起那篇演說。誠然，那老頭兒說的都是確實的、必要的話；但要是他，奧巴欽斯基，說起來，一定要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說法。

『我決不這樣做，』他興奮地說，同時審視着他那暗褐色的有縐紋的手掌。伊格洛夫莫明其妙地看着他，但始終一聲不响。

『他固然說得很對，』安得烈繼續說道，『但是他缺少——我怎麼說呢？——一種特別的精神。我當這樣把牠表示出來。你看

此地；此地是一片荒涼的處女地。牠佈滿着青苔，佈滿着冰、雪、覆盆子、等等。此地還有一個人，好像木偶似的獨自坐着，獨自在幾千里內，周圍沒有一個生人。他跟他的牲畜睡在一起，當他死後——蒼蠅和旁的虫豸就來吸食他的血肉，把他吃得只剩一堆白骨，這個大地上的居民就影踪全無了。他生平從來沒有看到過一件工具或一架機器。』奧巴欽斯基說這些話時，好像想到了這個不相識

的人很使他痛苦似的。『我們西方的隣居，那些蒲爾喬，他們對於一切都很熟悉。但是我們也不是昨天才生出來的。我們正在制服我們的這片大地，這片生滿青苔、地衣、和樺樹苗的大地——我們正在前進，一里又一里地，我們一直在前進。現在，我們走近我們的目的地了。』奧巴欽斯基透了一口氣。『我們到了這兒。這兒有鐵路。這兒有礦山。這兒有車站。我們就在這麼地幹着……』

伊格洛夫安靜地聽着他，耐性地把自已的手指彎得格格作响。

『可是此刻我向四周一望，就明白我們不知道怎樣把一切都說出來，怎樣鼓舞起工人們的精神來。我們正像這老頭兒一

樣』——安得烈忘記了伊格洛夫並不知道他所說的老頭兒是誰——『唔，那怎麼辦呢？我們這兒的人中間，沒有多少人願爲這一切而戰，好像他們爲自己的財產而戰那樣——並不像一個僱傭兵那樣，而是像一個真正的戰士，一個義勇軍……』

他突然忸怩不安起來了。太多的空談是不會發生什麼好處的。他慚愧地看了伊格洛夫一眼。

說到完來，當奧巴欽斯基初到此地來，心想征服這個地方時，他的心思是想由他，安得烈·奧巴欽斯基，一人加以征服的。

現在呢，昨天奧巴欽斯基還以爲只有他一人獨有的那些性質——唔，牠們原來是大家有的，而爲了這緣故，他就覺得他們完

全兩樣了。征服者的心、腦、和手——牠們是大家的所有物：這些人發現了這塊被遺棄的地方，派遣人來調查牠，築路，並用炸藥來炸山；這些人要使農民們的田地肥沃起來，這些人正在把世界顛倒過來，並爲上萬萬沒有土地的人——窮人、被掠奪者、和被壓迫者——征服牠。

『這也許是康民主義，』他暗想，而且立刻回答道：『這沒有關係。我一向在爲牠而戰，現在我也還不願意屈伏……』

伊格洛夫沉吟地抽着煙。於是安靜地說道：

『今晚八時，將有一個公開的黨員會議。你願意來嗎？』

『我得去換……』安得烈回答着，驚異地轉過身去看他那

一向沉默寡言的伴侶。原來已弄到了這地步；這個無足輕重的人竟在邀請他去參加區分部的會議！

『無聊，這又不是跳舞會，』伊格洛夫說道。

『不，』是那嚴厲的答復，『我不能夠這樣跑去。我必得穿上些乾淨的東西……』

## 八

安得烈逐漸跟華西里·安東諾維支相熟起來了。他的姓，奧台金，似乎是很熟悉的；在普鉄洛夫工廠裏，安得烈工作過多時的工場中，那年老的計時間者也姓奧台金。

有一次，安得烈提起了這事實，才知道那計時間的老頭兒原來是華西里·安東諾維支的父親。

安得烈很快活。他跟那老頭兒做過很要好的朋友。他們倆曾經幾次同到拉度加湖畔去。奧巴欽斯基是酷愛釣魚的。現在他就回憶起那老頭兒來了。華西里·安東諾維支·奧台金顯然很高興地傾聽着安得烈的話，彷彿不能夠相信他的父親是一個這麼有趣的人似的。

「常常坐在湖畔睡覺。一魚來咬時，我立刻會醒來的。」他常常說。結果你猜怎麼樣？他真的總會醒來的。」

「真的？」華西里·奧台金欣喜地問道。接着他又說道：「我會經請他到此地來。他身邊又沒有老婆，究竟有什麼使他留在列寧格勒呢？他是很頑皮的，我的父親是。」

他這樣談着那老頭兒，好像他們的年齡和地位已對調了一轉似的。

『我的安東·福米支是很頑皮的，』奧台金又說了一遍；於是他漠不介意地問奧巴欽斯基，他覺得汽車房裏的那些人怎樣。直到此刻，奧巴欽斯基並沒有看出什麼不對的事來。固然，那些汽車都不大好，但是誰知道汽車房裏的人跟這有沒有什麼關係。

奧台金斜視了他一眼。

是的，奧巴欽斯基深信汽車房裏所出的岔子跟他們是沒有絲毫關係的。他堅持着這一點。

「一點紀律也沒有，你還說他們不該受責備？」

「不，我只是想說……」

「他們大喝其酒——你還說他們不該受責備。」

「不，在這一點上，他們當然是該受責備的。」

「他們對待汽車的態度，彷彿牠們是些廢物一樣；在這一點上，他們也是不該受責備的吧？」

「但是哪一個該受責備呢？」

奧台金聳聳肩。是的，奧巴欽斯基很難明白。不過他也承認安得烈完全不錯，當他說那些機匠和曳引機駕駛員對於汽車絕不加意愛護的時候。如果曳引機是完好而能夠行駛的，那駕駛員就

在工作賺錢，他的收入很不錯。如果曳引機出了岔子，牠就被送到汽車房裏去修理，而那駕駛員把兩手插在袋子裏，照常領取着工錢，並不損失什麼。無論那汽車是在運輸礦石或閒着不動，對於他是完全一樣的。

「唔，你以為哪個該受責備呢？」

奧巴欽斯基對於這個，並沒有什麼意見可以貢獻。他只說道：

「你應該照件工計算。那就是普通的辦法。到了月底，你可以發給一種獎勵金。例如，因車子出毛病而停工過三天的，就沒有獎勵金；停工兩天的——二十五盧布；停工一天的——三十盧布；一天也沒有停工的——三十五盧布。」

「在停工期間也得付以工資；可是怎麼算法呢？照平均的件工率嗎？」

「完全不應照着最低限度的工資率。」

奧台金把安得烈的臉端詳了幾秒鐘；於是親信地笑了一聲，在膝上拍了一下。

「我早就深信一個從普鐵洛夫來的人一定能夠想出些什麼來的。他的頭腦是值得幾個錢的，是啊，牠裏面並非用羊毛填塞着……」

華西里·安東諾維支·奧台金從小皮包裏拿出了一本拍紙簿來；在一分鐘後，遞給了奧巴欽斯基一張整齊地寫着好幾行

數目字的紙。

這是很有趣味的。直到此刻，奧巴欽斯基才充分明白自己的改革法的意義。

『你看這裏，例如——』奧台金說着，就進而解釋三個典型的曳引機駕駛員的工資單：

姓名	每日工資	每月工資	每日件工	每月件工	停工日數	獎金	按日給資日數	按件工給資日數	總計
伊凡諾夫 布盧	一五〇	一五〇	十四	三五〇	三	〇	三	三	三五〇 三二六
西度羅夫 六	一五〇	一五〇	十四	三五〇	一	三〇	一	二四	三五〇 三七九
彼得羅夫 六	一五〇	一五〇	十四	三五〇	〇	三五	〇	二五	三五〇 三八五

（每天六盧布，三天十八；每天十四盧布，二十二天三〇八；總計三二六）

盧布。每天六盧布，一天；每天十四盧布，二十四天——三三六；加獎勵金三〇，總計三七二盧布。每天十四盧布，二十五天——三五〇；加獎勵金三五，總計三八五盧布。

本來，這三個工人應共得一千〇五十盧布；現在他們應得一  
千〇八十一盧布。

對於一個良好的駕駛員和一個不良的駕駛員的薪給上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無論你怎麼說，六十個盧布總是六十個盧布。

「這樣他們自會愛護那些汽車了，」安得烈下了這按語。

「當然囉，」奧台金望着他的朋友，表示了同意。

「唔，即使我每月要發許多獎勵金，還是可以省下不少錢

的。」

「我可以在停工上省錢，在修理上省錢，在汽車的質地上省錢——在一切上都可以省錢。」

他們離開了食堂，但在分手以前，華西里·安東諾維支·奧台金又把奧巴欽斯基留住了片刻。

「當我遇見一個像你這樣的火性人時，我總要對自己說，『我跟這樣的人拌起來，比跟冷靜的人更拌得來；』如果是一個火性人，你無論如何總會跟他拌熟的。」

奧巴欽斯基縐着眉頭；這真是極妙的恭維話！『你總會跟這樣的人相和好的；』華西里又說道，『這種人是一本正經的。』

安得烈在那些水潭中間取道往汽車房去，因為這天上午是下過雨的。

奧台金目送着他，對自己微笑着，用口哨吹着一個調兒。

這天晚上很夜深的時候，奧台金路過汽車房，看到『列寧角』的窗上非常明亮。他走到窗口去一望：約莫有二十個人正以各種姿勢坐在地板上和桌子上。

有一個麻臉的，穿着很合式的高加索襯衫的古怪漢子，正在演說着，並用種種堅決的手勢加重着他的語勢。

奧台金決意走進去，他在門口停留了一下，看到安得烈正在窗下。他坐在那裏，兩手抱着膝，注視着地上。

『有時候，夜裏下了雪。這一來，路上就鋪滿雪了，但是我們不能不照常到那些露天坑裏去採取礦石。唔，在七點鐘之前，在開始工作以前，我往往說道：『不能放棄一點工作的時間，我們的蘇聯不能因下雪而受非難，蘇聯決不能受損失，』於是我們就兩人一組走上前去，在雪裏開出一條路來，那些馬自然就會跟上來了。』

他責備地看着他那些同志。奧巴欽斯基的頭垂得更低了。

『我熟悉每一匹馬，比對於我的親弟兄更熟悉，』他繼續說道。『無論什麼天氣，在下雪或融雪的時候，我知道一切——哪匹馬能負荷多少斤量。我什麼都知道，』他又帶着天真的矜誇說道。『於是他們突然送了曳引機來，接着還有汽車。有時候，我會從座

位上站起來，環顧着四周。天哪，我暗想，我到了什麼地方呀！雪都是綠的，好像在電影中一樣，而且深度在四公尺以上。景色是這樣的荒涼。很難相信不是在夢中。還有一次，我駕駛着汽車——我的車前燈是很厲害的，你們知道，那是水電石的，正是這鬼東西——我開了燈，就看到路上有許多野兔子。十五只，二十只，或者還要多些。牠們生平從來沒有見過燈光，這些小流氓，不要說我的車前燈了。牠們呆住在那裏了，可是我不忍輾死牠們。實實在在，牠們雖然不是人類，但終究是可憐的。我給了牠們一個信號，接着又是一個，又是一個，可是牠們始終不動。唔，因此你不能不從座位上跨下來，用棒去趕走牠們。——我們本來是在這樣野蠻的地方……」他

情地說。

『唔，我簡直不能夠稱牠爲路，』他輕蔑地淨着鼻子說，『現在似乎很難使人相信我當時所經歷的事；一次駕駛十一個鐘頭！可是只走了二十公里路！你簡直難以相信有這種事。』

『呃，十一個鐘頭算什麼呢，高斯蒂亞，』一個坐在窗檻上，穿着漂亮的有飾帶的棕色靴子的高大駕駛員喊出來道。『你可記得，怎樣有一次我們在午前七時動身，直到午後九時——或者我該說十時——才回來。』

『正是呢，』高斯蒂亞快活地說，『這位是李索夫斯基。他什麼都記得……』

「我們曾經用馬來拖汽車，」李索夫斯基輕鬆地微笑着，提醒他道。

「用馬來拖哩，」高斯蒂亞譏嘲地插嘴道，「還有一次怎麼樣——我們八個人拖着你的車子，用手把牠拖了兩公里，弄得我後來在醫院裏住了三個星期……」

「哦，我們什麼都幹夠了……」

正在這時，奧巴欽斯基看到了奧台金，就默默地指着自己旁邊的一個座位，但是奧台金搖搖頭。

接着靜默了一會兒。但那個演說的人是不能夠長久緘默的；他興奮地，雖然低聲地，跟李索夫斯基談起話來了。奧巴欽斯基站

了起來。

『爲什麼我們要發動這一切呢？』他開口道。『你們大家都已聽到，我們的同志——我們的事業的先驅者——最初怎樣在這兒工作。他們多麼重視我們的運輸，多麼前進的突進工作者。不是這樣的嗎？可是現在，你不能在這兒找到以前的那種熱情了。』

『這是不行的，同志們。』

他責備地望着右邊的角落，在那裏，奧台金可以看到有兩個駕駛員正在用渴睡的眼睛望着奧巴欽斯基。奧台金認識這兩人的；他們乃是沙洛夫和馬爾金，是這批人中間最壞的吵鬧者和賭徒。

「他很熟悉他的屬員，」奧台金滿意地想；他很高興，他並沒有誤斷奧巴欽斯基，雖然他對他說這話時是冒險的：「一個普鐵洛夫工人值三個其他的工人。」

「我是一個裝配工人，一個勞動者，正如你們一樣，」安得烈正在繼續說着；「我到過所有的前綫，但是聽了駱克泰夫同志剛才所說的話，我覺得皮肉在發癢了；他們只吃些鱉魚，可是他們竟像老虎似的工作，工作着。而現在我們看到些什麼？難道我們忘記了我們住在哪裏，生活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代嗎？難道我們

……？  
」

## 九

奧巴欽斯基因爲是一個昇了級的勞動者，在一所新造成的房子裏得到了一個房間。這房間並不大。在二層樓上，有正方的窗戶，愉快而有陽光，牠那些窗戶正對着白石湖。雖然傢具極少，但其中一切都是新的。你可以感到其中沒有住過人；還有一種不大舒適的感覺，似乎在邀請你進去，設法給牠一些。

奧巴欽斯基懷着一種愉快的心情在房裏走來走去；他摸摸那些牆壁，在地板上頓着足，咳嗽了幾聲；他的聲音在房裏顯得很重濁。

這天晚上，伊格洛夫來看他。他坐在窗檻上，俯身在窗外抽着煙。

「區分部裏情形怎樣？」安得烈問道，一邊繼續把他的床鋪移來移去，爲那放得不大合意的桌子和空碗櫥另覓一個地方。

伊格洛夫簡潔地回答道，區分部裏一切都很好。他捏碎了他的香煙蒂頭，把牠丟到了窗外去，就站起身預備走了。

「唔，現在我們是鄰居了，」他說道，一邊弄着門上的門。

「怎麼會呢？」

原來伊格洛夫已被選派在市黨部工作；關於這變更，他以前是談起過的。

奧巴欽斯基把他的床放在窗下。他是不怕冷的，他不能忍受混濁的空氣。他的床佔據了不少地位。

「一只雙人床，我該說，」他滿意地自語道。「爲了牠，也許我要結婚哩。」

當他把一些垃圾和廢紙送到廚房裏去時，他在那裏遇見了伊普斯太西夫。這就是他初到的一天在食堂裏使他生氣的那個古怪傢伙。他正在調製果醬，繞着那打氣爐跳舞着，時時舔着調羹，

燙着他的嘴唇和舌頭。一個大而且胖的女人正在他近旁閒蕩，什麼也不做。

『啊，親愛的阿洛夏！稍爲安靜一點兒！不要燙壞你自己！你要使房子火燒起來了！』

但是他並不聽她的話，繼續在那銅鍋子周圍忙亂着。雖然如此，他却看到了奧巴欽斯基。

『我們似曾相識的？我以信托局管卷員的資格，住在這裏。又見了你，不勝欣喜。』

奧巴欽斯基什麼也不說。他離開了廚房，走下樓梯，向汽車房走去。這所房子地點很適宜，只要五分鐘就可以走到汽車房。安得

烈走到那邊時，看到門口橫着一輛三噸的大貨車。牠的散熱器已完全撞碎了；左邊的車前燈已連根被扯去了，一片片碎玻璃散佈在車輪底下。

『這是誰的工作？』他走進汽車房去問道。兩個駕駛員——那對老搭擋，沙洛夫和馬爾金，正坐在一段橫倒的木頭上，猥褻地談論着女人。

馬爾金並不理睬奧巴欽斯基的問話。沙洛夫聳聳肩，憤恨地嚷道：

『我幾乎在這鳥車子上折斷了我的頭頸！』

『你的頭頸是你自己的事，』奧巴欽斯基說道。『我問的是』

那部汽車。」

「哦，好的——好的！我要向該管機關去上一個條陳。牠是危害生命的，這汽車！」

沙洛夫正如一個非常恐慌而又厚皮老臉的人那樣，亂說着些無聊的話。安得烈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就旋轉了身子。他是不能夠泰然自若地看着一個懦夫的。

「你等着吧。我要立刻指派一個委員會來調查，如果是應該歸罪於你的——奧巴欽斯基着力地說——『我要你出錢來修好牠。』」

他又把那些損壞檢查了一遍。把這巨大的汽車毀損到這樣

的地步的，一定是一下極猛烈的撞擊。而最壞的是牠到來還不過一個月，差不多是一輛新汽車。

『你得拿你的工資來支付所需的一切費用。』

『這是違反勞工法的，』沙洛夫冷笑道。

馬爾金依舊坐在那裏，一點也不理會他們的談話。

『違反勞工法的，是嗎？我自有我的法規的，你看着吧。』

受他節制的，是些這樣的勞動者。

這樣那樣，他被汽車房裏的工作重壓着了。他把他的僚屬檢閱了一遍，不禁大失所望。他們都是毫無經驗的——本是理髮師、糕餅司務、石匠、等等。他們到此地來時，一定希冀着發見一個金礦，

或那些管理人都都是傻子。他怎麼才能知道這批人在想些什麼呢？舊日的奧巴欽斯基現在已不能認識了。沒有多久以前，他還只管他自己的事；其餘的事他是一概不管的。現在他却任在顧慮着每一件細微的事了。寓所裏和其他的瑣事都吸引着他的注意。他似乎對於最最細微的需要注重的瑣事發生了一種嗅覺。

例如，伊普斯太西夫的房間裏差不多每夜都有聚會的。只是自己的幾個朋友吧了，他往往說。這些人往往在他那裏留到第二天早上。他的朋友實在太多了。幾乎沒有一夜沒有聚會的。固然，從伊普斯太西夫的房裏並沒有吵鬧的聲音傳出來。但是安得烈却不喜歡這個。

還有在第七號房間裏，那委員會的經理一天到晚都有客人來拜訪他的。不知道他怎麼才會有時間去工作。難道他們也是他的朋友嗎？他們川流不息地來來往往。有時候，在很夜深的時候，安得烈從汽車房回來，還會看到有些客人從那經理的房裏鬼鬼祟祟地走出來。

他把他觀察到的事告訴了伊格洛夫。後者往往工作得精力竭，在半夜裏才回來；他雖然盡力自持，却不能掩飾他那極度的疲勞。

『有這樣的事嗎？』他橫倒在一只皮躺椅上，問道。『你爲什麼不去告訴奧台金呢？』

其實奧台金跟這個是毫無關係的，但不知怎樣，奧巴欽斯基已養成了一個習慣，要把他的種種煩惱去求教他。

『唔，如果你要問我，那一定是一樁「瘋牛奶」的案件，』奧台金安靜地說，一邊請他的伙伴抽『普希加』香煙。（南方帶來的煙草已完全吃完了；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這是唯一的解釋法——「瘋牛奶。」』

『你是說「伏特加」嗎？』

『正是……』

奧巴欽斯基嚇呆了。他並不是什麼聖人。但他似乎很難相信。在此地，在這個實施禁酒法的城市裏，竟會有祕密賣酒的人，而且這些祕密賣酒的人就在他的鼻尖底下。

『是的，祕密賣酒……』奧台金依舊安靜地答道。『你得注意着他們。』

安得烈決意要跟錫特爾金好好地談一談；如有必要，當極兇惡地幹一下。不料這天下半夜，非常夜深的時候，錫特爾金却突然來拜訪奧巴欽斯基了。

『你原來這樣住着嗎？』錫特爾金環顧着四周，說道。『如果是這樣的，那我也不反對自己昇級了。』

「你仍舊住在寄宿舍裏嗎？」

「是的——目前仍在那兒。」錫特爾金神祕地答道。

於是他們沉默了一會兒。

「你怎麼找得到我？」安得烈分明記得他並沒有把自己的

新住址告訴錫特爾金。

「哦，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你大概認識他吧——伊普斯

太西夫？」

「我敢打賭，你是到他那裏去喝伏特加？」安得烈隨便地問

道。

「哦，伏特加！你可以在此地的七號房間裏喝到這個。至於在

伊普斯太西夫那裏，我們却老是——」

他用手指模擬着分紙牌的姿勢。

「偶然來玩玩吧。你可以在那裏喝茶，吃點心，有時候還可以得到一杯伏特加；他的果醬是很有名的。一切都很美妙漂亮，你會說。」

「多麼傻啊！」安得烈喊道。「他由這只能得到些麻煩吧了。還是他也參加賭博呢？」

「上帝禁止，」錫特爾金打着呵欠答道。「他只是抽頭百分之五。」

妙極了！就在他隔壁，開着一個賭窟。奧巴欽斯基仔細地注視

着錫特爾金，幾乎不能自禁地要跳起來去扼住他的頭頸。一想到，他——安得烈——竟是跟這個傢伙同到此地來的！這種人是應該像害虫似的加以消滅的。他們不該有一些踪跡遺留在地上。

『在此地，大家必須各自爲計，』那位客人講哲理似地開口道。『這地方很荒涼，人手很少，此地所有的人是很可貴的。』

安得烈戰慄了一下。這賤胎在複述——誰的說話？安得烈感到很慚愧，因爲他記起了他曾把自己認爲『可貴』的自大觀念。

『此地是沒有什麼開玩笑的。我老實告訴你，如果世界上有什麼地方，人的行爲是跟豺狼一樣的，那就是此地。我個人現在什麼都不管了。無論哪個人來，即使是自己的老子——讓他坐下來

跟我賭博，我也要剝得他身上襯衫都不留一件。」

錫特爾金又在房間裏環顧了一下，用手摸着那窗框子。

「唔，我的房間似乎比你的還要好一些，」他說道。

「你的房間？」

「你以為是什麼呢？」錫特爾金得意地格格笑道。「我在此

地遇見了一個工程師。他的現款都輸光了——沒有錢來還賬，他

又不願意放棄他的錶。「你的房間怎麼樣？」我問道。他想了一想，

於是——信不信由你——他答應了，我就以三百個盧布贏得了

牠。由此你可以知道，此地所有的是些怎麼樣的人！」

奧巴欽斯基的頭髮倒豎起來了。他的周圍在發生些什麼啊？

一羣盜賊在賭博着此地的一種無價之寶。這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啊？

錫特爾金輕輕地從鼻孔裏噓着氣，走到碗櫥那邊去，打開了  
牠來，接着又把牠關好了。他提起床上的被褥的一只角來，於是又  
把牠放回去了。他的行動好像是一個什麼檢查員。

『唔，聽着，』安得烈好像背誦似地開口道。『我能夠在三秒  
鐘內，把你們——你和全體的賭徒——送到你們應住的地方去。

但是我請求你，作爲一個普鉄洛夫工廠的工人。說到門牌，那是你  
的私事；你儘可以去折斷你的頭頸，如果你願意的話。但是你必須  
忠於你的職務。你必須拋棄你的放蕩，我要把你造成一個模範工

人。」

他特有的自信心佔有了他。他對錫特爾金的前途負起了完全的责任。

當後者並沒有明確地理解什麼而走了以後，安得烈站在窗口沉思着，注視着那些烟霧瀰漫的山坡，傾聽着從發電廠那裏傳過來的聲音。爲了某種原因，這夜聽不到炸礦的聲音；顯然，他們是在那些露天的坑裏採取礦石。

「你儘管去喝酒，但也要顧到你的正事，」安得烈高聲說道，彷彿錫特爾金仍在那裏似的。

可是關於錫特爾金，討厭的正是因爲他不能顧到他的正事。

## 十

奧巴欽斯基決意要發動了。他借了種種口實，召那些駕駛員和裝配工人去，分別盤問着他們。他有本領憑着一些細事，無足輕重的特色，或小小的行動，來鑑定一個人的實在的性格。

事情其實並不這樣絕望。在八個勞動者之間，你總可以找到一個腐化分子的。但其餘的却是平平常常的人，正如無論什麼地

方的多數人一樣。如果他能設法跟他們合作，汽車房就會克服牠那些困難了。

他時常想像着他在普鐵洛夫工廠中所認識的那些人——那些平平常常的普通人。他們所以能夠昇級，往往是由於有人費心去訓練他們，鼓勵他們。但在此地，那些工人只是一些曳引力吧了，你竟可說沒有一個人夢想到把他們當作兩樣看待。

『此地的困難。』他有一次對駱克泰夫說道——『乃是我們需要每一個人，因此我們不能加以選擇。我們所要的乃是正當的人，不是貪圖工錢者或躲懶者或那些只想到他們自己的皮肉的人。我們還沒有得到集團的精神。』

當他說這話時，奧巴欽斯基想像着想到此地來攫取一切的人們——甘心願意殺死一個同志，使他喝酒喝死，或在門牌時掠奪他的人們。這種人到此地來時，心中是不安的，眼光是遊移不定的，胸中懷着狂熱和焦灼。

安得烈憎恨這些人；他是這麼憎恨他們，以致當他想到他們時，他竟忘記了自己初來時的情形。當然囉，他並不賭博，並不偷盜；但這是不相干的。他曾經害過所謂『黃金熱』的毛病。固然，害這毛病的時間是很短的。不過無論什麼毛病總是一種毛病，他是不應該忘記牠的。

但安得烈却忘記了。他開始以爲自己一直是像他現在這樣

的人，自己是毫無瑕疵的，自己一直是應享他目前所受的重視的。在另一方面，駱克泰夫乃是一個在很年青的時候參加過內戰的人。只有十五歲的時候，他已經在那不能忘却的泰曼軍（Taman army）的隊伍中了。他參預着牠那艱苦的鬥爭，沒有出過一句怨言。

自然，在此地，他知道怎樣咬緊他的牙齒的。當他來到這荒涼的地方而發見有怎樣的工作在前途等待他的時候，他不下千次地回憶着在黑海沿岸的飢寒交迫的、痛苦的行軍。

『這些傢伙有什麼用呢？』他常常輕蔑地說。『他們沒有忍受過什麼。他們是安安靜靜地、太平無事地長大起來的。有用的是

那些人，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吃過苦而得到了一些教訓的人。他們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

「那末李索夫斯基……他是怎樣的？」安得烈記起了那個穿漂亮的靴子的人，就問道。

「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泰曼軍中的一員。他本來是一個軍官，後來做了我們的副官；一個了不得的人，雖然出身於貴族之家，但這並沒有什麼——這樣的事是很多的。我們差不多在同時被解散，他對我說道：「唔，高斯蒂亞，現在我們去做什麼才好呢？我從十六歲起就一直在軍隊中，（他年紀比我稍長……）我很想暫時離開了軍隊，休息一會兒；但說到謀事，我却一點資格也沒有。」

至於我，當時已在開始開汽車了；每逢車夫生病或有什麼事的時  
候，他們就指派我去開汽車，我也載送過李索夫斯基自己。不知怎  
樣，我熟悉了汽車。我喜歡牠，正如鴨子喜歡水一樣。我學習無論什  
麼機器，比學A B C容易得多。」

『跟我一樣，』奧巴欽斯基贊美地插嘴道。他現在懷着一種  
新的情感而望着駱克泰夫；他是一個合他的心意的伙伴。

『唔……』那駕駛員繼續說道，同時打了一個呵欠，拍着他  
那從敞開的襯衫中顯露出來的褐色胸膛，『萬嘉·李索夫斯基  
自然跟我走了。我無論在哪裏開汽車，總把他當作我的助手。有時  
候是用不着什麼助手的，但這沒有關係。我堅持着——他們就常

常屈伏了。我們就是這樣過活的。我們最後所幹的工作，是在列寧格勒開出租汽車。」

「他也會駕駛嗎？沒有人幫助？」

「他學會了。他是這樣的人。最初，這在他是非常困難的，但他一了解牠——了不得！——正如一個變戲法的一樣！汽車在他手裏好像一只狗一樣，實實在在。他操縱牠，正如彈鋼琴一樣。在優雅方面，他是有實在的天才的。」

駱克泰夫不能夠住嘴了。他顯然是那種並不以為對朋友的親愛是一種惡習的人。他設法記起關於李索夫斯基的，他認為是優點的一切事情來。

『不過對於黨務，他却什麼都不想幹。』駱克泰夫用黨員間慣用的調子跟奧巴欽斯基談着。『他不願意入黨。他在前綫得過好幾個勳章，並得過市立汽車房的種種獎賞。他是一個唯理主義者，又是一個發明家；他具有極好的證明人。他只要寫一封信給我們泰曼軍中的無論哪一個人就得了——無論什麼時候。但是他們……』駱克泰夫的聲調是譏嘲的，但還是含着溫情。『在這一點上，他是一個貴族。讓人家來請求他。不然，人家也許會以為我不過在依賴着哩。多麼無意識啊！爲什麼要依賴呢？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樣的事的！』

安得烈正在心中拿他自己來跟李索夫斯基相比，他逐漸喜

歡他起來了。他們倆都是絕妙的青年。但李索夫斯基相比駱克泰夫更使他感到興味——大概是由於性格上跟他自己相似吧。

『這太壞了，』安得烈批評道。『他既然已是我們中間的一  
個，爲什麼他不該入黨呢？』

『我已跟他爭論了七年。一點不錯，爲什麼他不該呢？』

安得烈向他的辦公處走去，一邊分析着他跟駱克泰夫的談話。

『既然你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你爲什麼不加入呢？』

——這話對他自己也充分適用的。他極想忘却這話，好像一種痛苦的記憶似的；但牠却不住地回到他的心上來打擾他，煩惱他。

辦公處的計時間者交給他從信托局送來的一個條子。其中說道，汽車房天天在阻滯運輸礦石的工作，新車子要到秋季才會來到，所以必得作些什麼來應付這種局面。這一切懈怠——其原因，據信托局看來，乃是可恥的勞動紀律、大批的停工、和蝸牛似的修理步調——必得由汽車房的主任親自負責加以克服。

這公文寫得很有力而明白；絕沒有什麼可以反駁，只是其中並沒有含着什麼新奇的話吧了。

他摺好了公文，沉思着站了一會兒；於是他非常不安地走進了工場。突然，他明白了他的工作是多麼重大而他似乎是多麼無能為力。他很知道他的兩手的能力，要他拿一柄鉗子來旋轉一個

螺釘帽是多麼容易的事，但這汽車房的問題是有點不同的；在這兒，汽車房藉以存在的基礎，非加以變更不可。直到此刻，在接到了那這麼無情地摘述着所有的事實的公文以後，他才開始明白他自從接管汽車房以來，所幹的事是多麼的少。

『但是爲什麼呢？』他自問道。『爲什麼這樣難呢？』他找不到答案。

他必須去找他所認識的汽車房裏的唯一黨員，駱克泰夫，跟他把什麼都商量一下。人們變得多麼厲害啊！安得烈以前何嘗求助過別人？他不是一直依靠自己的力量嗎？

駱克泰夫不把他的汽車付托給任何人；無論什麼小事，他都

自己處理的。這時他正在校正一個軸承。駱克泰夫的兩手好像一隻時鐘的長短針一樣：牠們知道該怎麼辦，跟他一樣明白。那軸承被夾住在老虎鉗中，一動也不敢動。木屑散佈在他的兩臂上，好像是金屑。駱克泰夫這樣工作着。奧巴欽斯基不由自主地對他發生了敬意。

駱克泰夫讀了信托局寄來的那封信，放鬆了他的老虎鉗，吹去了那些木屑。

『我要跟你談一談。』

『不錯，』駱克泰夫表示了同意。

他們穿過了工場走出來。那些忙碌地工作着的裝配工人，用

譏嘲的眼色目送着他們，彷彿在說：『看我們的工頭呀！』

駱克泰夫吩咐那計時間者到外面去呼吸一會兒新鮮空氣，請奧巴欽斯基坐在自己旁邊，就準備聽他講話了。看起來，被召來的倒像是安得烈，而這個麻臉的小夥子駱克泰夫是汽車房的主任哩。

『讓我們看，』安得烈開口道，『我們共有二十一個汽車夫，七個曳引機駕駛員，不是嗎？還有十八個裝配工人。還有裝貨工人——共有二十八個，是不是？唔，我們總要設法弄下去的。』

他不好意思承認，他不知道從哪裏做起才好。他不能夠爲這一切再去求教奧台金。他已經把華西里·安東諾維支麻煩得過

分了。他努力掩飾着他所感到的迷惑，決意遠遠地講到本題上來。

『在戰時，』他說道，『一切都容易得多。可以說，一切都在你的手掌中。但在此地，你的肩膀上就不能不同時生着三個腦袋。』

『此地自然是完全兩樣的，』駱克泰夫喃喃地說，簡直並不在聽他的話，顯然是在追隨着自己的思想。『我正在作一統計。此地有一個、兩個、三個……共有三個黨員，還有一個，兩個青年團員。至於積極的工人，我們有李索夫斯基和其他的兩人——不，三人，一共有四個。唔，這是多少呢？三個，六個，七個人！七十五人中有七人。我們總要設法弄下去的。』

奧巴欽斯基在墨水瓶上敲着他的鉛筆，

『唔，我們要把所有的積極的工人動員起來，』駱克泰夫繼續說道。『全體的士卒，可說是大概我們還能夠另外弄到七八個人。這樣我們就有一半人了！』

『七十五人的一半？』

『是的，一半』——駱克泰夫以安靜的自信重複道。『並不是多——但是一個堅強的拳頭。至於其餘的六十人，各自爲己，却是一盤散沙。我們將固守着我們的陣地。』

自信本是一種極好的東西，但奧巴欽斯基却以爲只有駱克泰夫的自信是不夠的。

『我早知道的。我的直覺告訴我，我們中間有一種經常的歉

宴在進行着。』安得烈在特別的場合往往要使用這種誇張的書本子上的話。『這……』他揚着信托局寄來的信，『這一點也不使我驚異。我早已完全知道了。但牠還是給了我一個刺激，這是不必諱言的。』

駱克泰夫似乎並不在聽他的話。他心不在焉地翻弄着面前的公事簿子。那計時間者從玻璃門中看了一眼，就像煞有介事地站起來走出去了。

『我要到勞動組合去，到本市的委員會去——談一談舉行「額外工作」的問題。這主意不壞吧，呃？』

奧巴欽斯基沒有話可以反對這個。這似乎是唯一可作的事。

他寧願默默地接受這個建議。不然，據他的見解，人家也許要以爲他，安得烈·奧巴欽斯基，是一個無能爲力的人，不能不借助於這年青的汽車夫了。他不願意承認這個，因爲他重視他那普鐵洛夫的身價，正如他眼中的瞳孔一樣。

所以，他決意要到奧台金那裏去，莊嚴地向他宣稱：如果每一個張三李四都要來幫他的忙，他就只好自認不配做汽車房的主任了。但又思攷了一會兒，奧巴欽斯基就拋棄了這主意。不是他先向駱克泰夫求助的嗎？

『因為我不是黨員，所以才會有這種事。』這是安得烈最後所得到的結論。『他將不能不時時去向像駱克泰夫那樣的人求助。』

他這麼明達地跟自己辯論着。他是聰明人，他很知道更過下去將更其難以作爲一個個人而生活着，好像一個赤裸裸的人在一個荒島上一樣。

## 十一

『當然囉，這是你的事情。你是此地的主任。』駱克泰夫把奧巴欽斯基剛才告訴他的話仔細思量了一遍之後，審慎地說道。

『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我是不願意幹的。你會被控訴犯管理人壓迫之罪。』

安得烈最近會召了好幾個汽車夫去，簡明地把汽車房的實

業狀況和財政狀況告訴了他們。

『預定的計劃當然沒有充分履行，』他告訴他們道。『我們使那些礦陷在困難中了。我們必得記着，我們的東西是要運到外國去的。』

於是，憑着極大的努力，四個人簽名在奧巴欽斯基手寫的一張宣言上了：

『我們，白石礦務信托局的汽車房的勞動者，深知存在於礦石的運輸上的阻滯，是由於紀律不良和車輛的裝載量不足，所以我們認爲必須發起一種不論工作時數的額外工作運動，以消滅這種可恥的阻滯。』

『你將被控告犯脅迫之罪，』駱克泰夫又堅決地說道。『這不是一條出路。安得烈·伊利支，我告訴你。』

立刻，李索夫斯基走進來了；接着還有勞工委員會的主席和書記。他們坐了一會兒，交談了幾句話，於是都默不作聲了。有些工人正在工作，還有些輪值休假。簡單地說，不會再有什麼積極分子前來了。

現在必須去開會了。從『紅角』裏有一陣低微雜亂的惱怒的聲音傳到他們的耳朵裏來；每逢期待着什麼人而不見他來到時總是這樣的。奧巴欽斯基當即決定，假使這額外工作運動失敗了，他立刻就要捲起鋪蓋滾到列寧格勒去。當你被羞辱後，還要留

在那個地方是不大適意的。

他突然逐一翻轉他那些衣袋來，好像在尋找什麼重要東西似的。他真正爲這虛偽的損失而煩惱起來，這樣就掩飾過了他目前的心理狀態。

一種極簡單的煙幕，但牠却會幫助人在困難的境地找到一個立足處。牠也幫助了安得烈。他挺直了身子，挺直了他的肩胛骨，帶着一種冷笑的臉色，第一個離開了辦公處。他的運道不大好。就是那些積極的工人也使他失了望。

『紅角』裏非常塞悶擁擠。就是那放香煙蒂頭的鐵罐也被當作了座位。牠被橫倒在地上，有三個人正坐在牠上面。

勞工委員會的主席從房間中央拿了一張桌子，搬到門口來，一路踏在人們腳上。

會衆非常嘈雜興奮：在沉默前的最後幾分鐘總是這樣的。

沙洛夫和馬爾金被同伴的工人非常痛恨，就是其他的怠惰的汽車夫也極痛恨他們，以致他們不能夠再在任何寄宿舍裏住下去了。這一對老搭擋，因為從這一個鋪位搬到另一個鋪位，從這一個寄宿舍搬到另一個寄宿舍，搬得厭倦了，最後就寄寓在汽車房裏了。他們倆身材都不很高，所以很可以安臥在運貨車的座位上。在油布底下，是相當寬舒而十分暖和的。當嚴寒來時，他們就要另想辦法了。

『愛費莫加』沙洛夫囁嚅地說道，同時抬起頭來吐了一口痰。『他們一定在等我們去開會。我們去吧。』

馬爾金立刻醒來了，機械地整頓着他那歪戴的帽子，就動身向『紅角』走去。沙洛夫喃喃地自語着，蹣跚地追隨在他後面，每隔一分鐘就要喊他的知己朋友不要走得那麼快。沙洛夫的兩腳老是有一點毛病，（受了風寒，據他自己說）他常常好像一個慢性病人似的蹣跚着，雖然在別方面，他是很強壯的。

他們好容易才走到了那間屋裏，在離門不遠處立定了。

『愛費莫加』沙洛夫說，他絕不理會這個集會已經開始了；『我不是告訴你，我們將要遲到嗎？』

他們因談話而被人們噓着，但他們滿不在乎地在奧巴欽斯基腳邊的地板上坐下了。李索夫斯基和駱克泰夫正坐在他的兩側。汽車房裏的人只有他們倆是絕對不理睬沙洛夫和馬爾金的；他們從來沒有招呼過他們或向他們問好。

「啊，你們這些寄生蟲，」沙洛夫暗想道。「你們依附在主任左右，不是嗎？我們勞動者不做這種事的；我們並不依附在他左右。只有你們才會這樣做……」

這是他第一次這樣接近地看到那主任。他那刻着傷痕的臉，（雖然現在已不很顯著了，）在他提高聲音講話時變成了蒼白色；於是血液就湧到那傷痕上來了。這使奧巴欽斯基的臉顯得很

可怕。

『他們怎樣裝飾着這魔鬼啊，』沙洛夫欣喜地想。『一個好人決不會有這樣的裝飾的，你這狗兒子。』

馬爾金照例一聲不响，下巴放在自己的膝頭上，安靜地弄着靴子的尖頭。

『……再舉一個例。我到汽車房來，發見一部運貨車。誰的運貨車呢？散熱器破裂了，車前燈粉碎了，彈簧也出了毛病……這樣的損壞怎麼會發生呢？這只能出於故意，向一堵牆壁或一根柱子駛去才會做到。這是唯一可能的事。很好，我要叫那駕駛員出錢來修好牠；不過在這期間，那部汽車是閒着。而那些礦石——牠們也

閒躺在那兒……我們必須把這個記在心中。問題不僅在我將從那駕駛員取得七八十個盧布。」

「愛費莫加，沙洛夫認真地說。『他當真呢。』於是他大聲嚷道：『這樣對待勞苦大眾真不錯哩！』

他不能自制了，就在他那對向外彎曲的腿上站起來，正面着奧巴欽斯基。

「那末你有沒有把你所講着的八十個盧布還給我？你所做的事，只是用手帕揩拭你的手指吧了，你這官僚！」

奧巴欽斯基不介其意地，侮慢地微笑着。沙洛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撲到那主任身上去，不顧一切地抓住了他的衣領。

駱克泰夫把沙洛夫輕輕地推了一下。後者什麼都不顧到，只是搖撼着奧巴欽斯基，又抽回他的一臂去，預備打他那使慣的一拳。但奧巴欽斯基雖然幾乎比沙洛夫年長十二歲，却以敏捷的姿勢抓住了沙洛夫的手腕，把他向自己這邊拉過來，同時又抱住了他的腰部，防他倒下去。

錫特爾金正在一只角落裏看着這場混戰，靜待其結束。馬爾金也走近了奧巴欽斯基，小心翼翼地窺伺着他。但駱克泰夫在提防着；他對李索夫斯基霎霎眼睛，他們就把馬爾金推在一旁了。後者不像沙洛夫，是不大會生氣而很易於平靜下去的。

在場開會的人對於這臨時發生的事故很感到興趣，都奮興

起來了；差不多每一個工人都在跟他鄰近的人高聲討論這件事，坐在前排的兩個人挾着沙洛夫，毫不容情地把他拖到了室外去。奧巴欽斯基仍舊帶着那樣的表情，譏嘲地目送着他。

『乖孩子！』他似乎在說。『你闖進來得正好，而且並沒有經人邀請。』

於是奧巴欽斯基就攢聚着他的眼睛，用比尋常更嚴厲的聲調繼續他的演說了：

『唔，你們自己看見的，我說的是什麼意思。昨天他毀壞了那部車子；那是怠工，今天當我在履行我的職務時，他來攻擊我。明天我們可以希冀他幹些什麼呢？正在破壞我們的實業計劃和財政

計劃的，就是這種人。我已經這麼明瞭我的僚屬，我很可以老實說，這是足以自傲的！但這種人——他們正在設法破壞我們的計劃……』

他希冀引起那些工人的雄心來，於是就可以把他們領到他所喜歡的地方去。但是這麼輕易地被鼓動起來的會衆，早已平靜下去了，只是默默地聽着他們的主任的話。

錫特爾金微笑着，彷彿一切都按照着他自己細心排定的程序進行似的。在他旁邊，靠身在門柱上的，是一個不相識的工人：他是最近由列寧格勒的『紅色普鐵洛夫工人』派來的，後者已把白石城收在他的監護之下，作爲一種突進的建設工作。

因爲忙於種種的事務，奧巴欽斯基近來沒有能夠抽空去拜訪那些新來的人，雖然他們所住的標準住宅就在他的寓所隔壁，而他也很想去跟從列寧格勒來的同志們談談的。

安得烈很愛莊嚴宏大的列寧格勒。他時常想到牠而且以牠自傲，彷彿他是牠的主人翁似的。但『白石城』吸收着他的全副精神。現在他已跟列寧格勒所含有的一切離得十分遠了。

那個從列寧格勒來的人顯然是愛出風頭的：身上穿着差不多全新的、羊皮襯裏的黃皮短大衣，（雖然天氣很暖和。）頭上戴着最精美的淡藍色羊毛製成的古巴帽。他的手撫弄着一只磁製的煙斗，一端垂着一串絲纓。

『我在哪裏看見過他？』奧巴欽斯基的目光射到他身上時，心中疑惑道。『他似乎很面熟的，不知怎麼。』

會衆還在靜待着。突然，奧巴欽斯基決意要做一樁異乎尋常的事了。迅速地脫去了自己的短大衣和襯衫，使他的上半身裸露了出來，他大聲地、不耐煩地喊道：

『來，拿一只袖子或無論什麼來磨擦我的背。且看戰爭對我們幹了些什麼……』

於是，他並不等待，就抓住了他那襯衫的袖子，反轉一臂去用勁磨擦着他的背部，直到臉孔漲紅才止。他背部的皮膚首先變成了粉紅色；接着有白的斑點現出來了；又過了幾秒鐘，就可以看到

許多縱橫交叉的，紫黑色的鞭痕了。

『西度林將軍鞭打了我一個半鐘頭，我哼也沒有哼一聲！』  
安得烈開口道，彷彿在艷羨自己似的。『唔，你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事。你們安穩地坐在這兒的爐火暖氣中。給你們看這個是可恥的。啊，孩子們，你們是麻木的……』

會場上發生了一點擾動，但沒有人說話。駱克泰夫從地板上拾起了那件襯衫來，把牠交還了安得烈，後者就開始穿起衣服來，眼睛却望着地上。

『你們大家是多麼冷淡啊，』他又開口道，但沒有以前那樣的自信了，眼睛依舊望着地上。『人們議論我們俄羅斯人的話，是

一點也不錯的……』

但是他沒有說完他想說的關於俄羅斯人的性格的話，因為正在這時，那從列寧格勒來的、穿皮大衣的人，以一個突然落在陌生的環境中的人所假裝出來的自信神情，走到桌子前面去，講起話來了。

『我是卡老洛夫，由普鉄洛夫的工人們派到此地來的，』他有點驕傲地說。『我不能爲你們的過失受責備，因為我到此地還不過三天，但是這沒有關係。我還是願意幹額外工作的，無論你們派我到哪裏去。』

一時間羣衆騷動了一下。

『終於，』安得烈想道，一邊細心地扣好了他那短大衣的袖子。他以為危機已經過去了，現在只要把那些自告奮勇者的名字寫下來就得了。

可是依舊沒有人動一動。大家都開始談起天來，彷彿會議已經告終。所以可以隨便談論了似的。有兩個坐在奧巴欽斯基旁邊的裝貨工人，大聲地任意談論着他們的家務，在談話中還夾雜着許多不必要的咒罵。正如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沒有開會，沒有討論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安得烈又厭惡，又生氣。他很想跳起來，對這些靠不住的人痛罵一場，於是飛奔出去，碰上了門，永不再回來——他的性格就是

這樣的。

但是駱克泰夫走到了房間中央，一邊整頓着他那狹小的皮帶。

「我賭呢，那一定是一個無賴，一個流氓，」他動人地說，一邊弄着他那皮帶上的沉重的扣子，「如果能夠漠不關心地坐在一旁吐着痰，一點也不注意。我在此約定：在我沒有運輸三車礦石以前，決不回到汽車房裏來。我的汽車將美滿地行駛，決不停頓或損壞。孩子們，這怎麼能呢？就拿萬尼亞·李索夫斯基來說……」

「當然，」萬尼亞不等他說完，就接應道。

「你們怎麼不明白所需要的是什麼呢？這是不可能的，」卡

老洛夫誇張地說。他那講話的態度，顯然由於他自知是一個普鐵洛夫工人，是很了不起的。『我們列寧格勒的勞動者，當然將一致出場。』

『好的，一致出去吧，』這歇斯的里的喊聲是正在此刻重新走進來的沙洛夫發出來的。『可是我問你，當我們正在害壞血病，幾乎要死亡的時候，你有在哪裏？當我們只吃些腐敗的鹹菜的時候，你有在哪裏，你這花花公子？』

卡老洛夫制馭着他那暫時的狼狽，向沙洛夫前進了一步。但是馬爾金在後者的肘部碰了一下。

『閉嘴！』馬爾金恐嚇地說。『不要說不實在的話，沙洛夫。』

他已經突然改變了。他的內部已發生了一種變化，不是奧巴欽斯基、駱克泰夫、或其他的任何人所能理解的。

『當然囉，我幹得不大對，』奧巴欽斯基在房裏的嘈雜聲中提高了聲音說道。『西度林將軍跟這事當然是毫無關係的。不過我覺得很傷心，因為被逼得在此地講這些話，好像你們什麼都不明白，這整個地方對於你們一點意思也沒有似的。』

『這該死的地方！』沙洛夫譏嘲地喊道。沒有一個人支持他。於是他就高聲對馬爾金私語起來了，但後者始終很愠怒，並不接應他。

於是，奧巴欽斯基整頓好了他的襯衫和褲子，收緊了他的皮

帶，用一種疲乏的聲調喊道

『誰贊成組織額外工作？』

不多幾個人舉起了手來。

『多數！』李索夫斯基興奮地喊道：『好得很！』

他主張急進，無論怎樣都要衝過這會議的；他不肯相信，額外工作的主意已經失敗了。

那些工人正在逐漸奮興起來。

『不要欺騙你自己吧，』駱克泰夫輕蔑地插嘴道。『這離多

數幾如滿曼斯克（Murmansk）離此地一樣遠。』

『是的，』奧巴欽斯基苦痛地說。『這離多數很遠。啊，孩子們，

孩子們，你們都是怎樣的昏蛋啊！見鬼的他們爲什麼要把我放在這該死的汽車房裏呢？」

他抓起他那些紙張來，把牠們塞在自己的大衣袋裏。他從人叢中擠出去，走到了外邊的新鮮空氣中。大顆的汗珠出現在他的額上，慢慢地從臉上淌下來。

錫特爾金跟着安得烈走出來，親愛地注視着他的眼睛。

「你看見過這樣的人們嗎？」

「你呢？」安得烈羞慚地問，好像終身不能雪這恥辱似的；  
「至少你是要來加入的吧？」

「跟其餘的人一道來——如果你喜歡的話。」

他臉上的表情使安得烈覺得很討厭。他很想把這個錫特爾金搗成肉醬，但是他制住了自己，什麼話也沒有說。他戰慄着，他的牙齒在輕輕地震顫。

於是他聽到了『紅角』裏的一陣喧嘩。他到窗口去一望。那些工人正叢集在桌子周圍，在一大張紙上寫些什麼。有幾個工人站在牆邊，看着那一堆人，好像在希冀發生些什麼事似的。

安得烈不管這些。他揮着手，走下斜坡，向那躺在附近、正在北極的陽光中發着璀璨的光輝的白石湖走去。

## 十二

他整夜在他那孤寂的床上輾轉反側着。

直到現在，他是想用漠不關心的態度來對待伊普斯太西夫和在他的寓所中進行着的一切事情的。

『儘管去喝酒，但也要顧到你的正事。』這是他已往的態度。但實際上，事情並不是這樣的。又要喝酒，又要顧到正事，不是不可

能的嗎？做了這件事，就不能做那一件。就拿錫特爾金來說吧……

他突然覺得忍耐不住了。從床上跳下來，他胡亂地套上了褲子，就赤腳跑到走廊上去了。在伊普斯太西夫的門上大聲地敲了幾下，他沒有等待接應，就推了進去；門門跟門柱相撞擊着，安得烈走進了房裏。

伊普斯太西夫的老婆絕叫了一聲。她是一個大而壯健的女人，胖得跟布丁一樣。伊普斯太西夫自己在桌子上忙亂着，雖然那上面只有一些香煙蒂頭、幾只茶杯、和一些香腸的皮。

「你在這兒組織了一個『獄火俱樂部』，」安得烈注視着那半裸體的女人，開口道。「你在這兒坑害人，使他們喝醉，等到他

們完了的時候就把他們踢出去……」

他愈說愈憤恨起來。「錫特爾金日夜在你這窩裏消磨時間，當我們要幹額外工作的時候——他就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我要斷送你，你們這些要不得的標本！」

他好像拋擲炸彈似地對他們說了這些話，就回到自己的房裏去睡覺了。

還不到四點鐘的時候，他就正式穿好了衣服，鎖上了房門，跑下樓梯去。伊普斯太西夫正坐在外面的欄杆上。他懇求地合着掌，但奧巴欽斯基憤怒地呪罵着他而走出去了。

他並沒有希冀在這個時光在汽車房裏遇見什麼人，所以他

小心地扭轉着門柄；門立刻就開了。出乎他意料之外，有些人已在裏邊的那些運貨車四周忙碌着了。但只有不多幾個裝配工人，站在他們的工作台前面。

李索夫斯基、駱克泰夫、馬爾金，還有三個奧巴欽斯基不認識的汽車夫，有在那裏。人數還太少。實際上，昨夜舉手贊成幹額外工作的，就只有在這場的這些人。安得烈看着那正在忙着整頓他的車子的馬爾金。一個奇異的人，並沒有人強迫他，可是他却跟其餘的人一樣地工作着。

『那個人，那個新傢伙在哪裏呢？』安得烈問道，因為他找不到那穿黃色皮大衣的誇張的卡老洛夫。

他們叫他到汽車房的工人們住宿的那些寄宿舍裏去。

安得烈急急地跑到他以為可以找到卡老洛夫的那些地方去。他在第七宿舍中找到了他。安得烈站住在門口：在那裏，他可以

看到寄宿舍的一邊而不會被人家看到自己。那些工人已經醒來了，正在翻着身，擦着他們的眼睛，而卡老洛夫正在用他那深沉宏大的聲音演說起來。

『昨夜，兩點鐘的時候，我們汽車房裏同志的駕駛員、裝配工人、和裝貨工人，』（他把這些人的名字舉了出來，）『決意出來消滅那阻滯。此刻他們正在把車輛準備起來，以便在六點鐘出發往山中去。』

他沉默了一會兒，聳聳肩，整頓着他的皮大衣，於是又用十分確定的聲調說道：

「這是實在的：他們決不回來——在那阻滯肅清以前。你們可以相信我的話。我用我的名譽——紅色普鐵洛夫工人的名譽，向你們担保。」

這個漂亮傢伙這麼地誇口着他的過去……

「說不定你是因貪圖工錢而被廠裏踢出來的，」安得烈暗想道，彷彿跟奧台金交換了地位似的。他不喜歡這新來的人的誇口態度。這使他記起了他自己的自大。

雖然如此，安得烈却突然感到了一股驚喜之情。宿舍裏的工

人們逐漸起來了。床舖在他們身底下吱吱地叫着；他們咳嗽着，就穿起衣服來，雖然離他們平時開始工作的時候還很遠。於是那漂亮的列寧格勒人就走了出來，沒有看到那站在走廊上一個幽暗的角裏的奧巴欽斯基。卡老洛夫一走，談話就在那大的寄宿舍裏勃發了——一種典型的清晨談話，充滿着懶意和呵欠：

「哦，該死的他！現在我們不能不去了，雖然我其實是輪着晚班工作。」

「兩點鐘就起來！我覺得他們真是太起勁了……」

「激勵我們前進，無非這個意思……」

「再進一步，他們要把我們化作野馬了……」

「不過你的車子正在修理呢……」

「我想我只好坐着他的車子去了；這是有點臃腫的……」  
於是談話轉到安得烈身上來了，使他撐開耳朵傾聽着。

「天哪，他的背是怎樣的呀！正像一幅地圖，每英寸代表三哩。」

「不錯，全是紋路，正像一幅地圖……」

「哦，那些老黨員都是這樣的。他們都受過鞭打，他們全體，」  
說這話的是一個粗魯的巨人，他那些異常濃密的鬍髭向四面八方簇起着。

接着他就講了一個有點纏夾不清的關於某一個黨員的故

事。

安得烈輕輕地咳嗽了一聲，有點狠狠地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巴。他們把他當作一個黨員，而且還是一個老黨員哩。這是太壞了。顯然，他在黨外留得太久了。

他轉身回到汽車房去。在那裏，在一個遠遠的角裏，駱克泰夫的『自動車』已經在暖起來了。現在牠全身都發着亮光。駱克泰夫在用溫水來洗刷了駕駛員的座位之後，又用煤油來揩拭他的運貨車上的窗玻璃。這車子已被揩洗乾淨，恢復了牠那原來的綠色。該死的傢伙，他把他的車子當作一個少女看待着哩！

馬爾金正在放下他那貨車底下的舉重機來。那車子的底盤

慢慢地落下來，最後就輕輕地落在那些車胎上了。爲要十分可靠，馬爾金又打了一兩筒空氣進去；那些車胎已很結實了；一切都弄得十分妥貼。

錫特爾金在六點差一刻的時候出現於汽車房中。他來到時，差不多已沒有一部車子沒有牠的駕駛員了。只有一只工作台還空着。錫特爾金一定忘記了他所要幹的事。安得烈走來走去，興奮地咬着他的嘴唇。除了第一班工人以外，大家都在此地。他懂不來，怎麼昨天舉手贊成幹額外工作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在六點差五分的時候，駱克泰夫吹了一下警笛，就駛出汽車房去。到了門口，他停住了他的運貨車，掀着他的喇叭。喇叭的叫聲

很不耐煩，彷彿在等候其他的人跟上來似的。繼他而來的是李索夫斯基，更後是馬爾金，最後大家都發動了。有一部車子，就在馬爾金後面的那一部，因加油過多正在冒出青烟來，但對於當時的安得烈，這些乃是無足輕重的小事。

那些大毛虫也咆哮着從後面跟上來了。原來那些曳引機駕駛員也加入了這額外工作運動。好啦！

安得烈走到駱克泰夫的車子旁邊去，靠身過去對他說道：

「你爲什麼不說幾句話呢，駱克泰夫。」

駱克泰夫微微一笑，搖搖頭，用手作勢邀請安得烈上去跟他同車。那些車子已經排成了一隊；大家都在等候駱克泰夫的「自

動車。』從那停在舉重機上的唯一部車子裏，探出了沙洛夫的模糊的臉孔來。

『一路順風！』沙洛夫喊道，當他看到安得烈的眼睛時；『記着，不要忘記寫信來……』

一陣不耐煩的喇叭聲在後面響起來了。

『好，去吧！但是記着，』安得烈大聲地喊，使最遠的曳引機那裏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因為這時他看到了那把他當作老黨員的有鬍髭的高個兒；『在全部的阻滯肅清以前，我們決不駕着我們的車子回來。讓我們記着這個就得了。』

他把他的兩個拳頭合在一起，於是又分開了牠們，俯身下去

吩咐駱克泰夫開動。車子掠過了奧台金面前。他正站在入口處，手中緊握着他的皮包。奧台金對安得烈微笑着。

駱克泰夫的運貨車轉了灣，就停在路旁。牠讓其他的車子走上前去。他們沿着那條佈滿砂礫和碎木片的大路出發前去。他們正在奔往山中，奔往那些富於礦石的露天坑。



## 譯者附記

這篇小說寫的是新社會的建設工作進行之際必然要遇見的人事方面的阻礙，以及一個具有小資產階層根性的人怎樣變成了一個具有社會意識的新人。關於作者區曼特林 (M. Chu mandrin) 的生平事蹟，我一點也不知道。本文是根據 *Andreyevskaya* 和 *S. Shupack* 兩人的英譯本譯出來的。

關於文中的人名，對於一部分讀者，也許有作一說明的必要。

俄國人的名字照例是由三個『字』組成的，例如華西里·安東

諾維支·奧台金：第一個是他的私名，只有很親近的人才可以單

稱這私名，有時而且在語尾上稍加變化以示親暱（例如把萬尼

亞變作萬嘉）；在第二字中，『安東』是他的父親的名字，而『：

維支』是『……的兒子』的意思，所以『安東諾維支』就是

『安東的兒子』的意思，比較客氣的相識者稱呼他時，必須在他

的私名下添上這個『字』去；至於最後的『奧台金』則是他的

姓，普通說到一個人時是只用他的姓的（例如沙洛夫和錫特爾

金）；有時也並用他的私名和姓而略去他的父名，例如安得烈·

奧巴欽斯基和萬尼亞·李索夫斯基。

一九三七、四、十五，譯後記。





翻 譯 小 文 庫

第 三 種

白 石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九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六 月 再 版

著 者 區 曼 特 林

譯 者 許 天 虹

發 行 者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 海 鉅 鹿 路 一 弄 八 號  
重 慶 民 國 路 一 四 五 號

定 價 三 元 七 角

國家圖書館



002432669

